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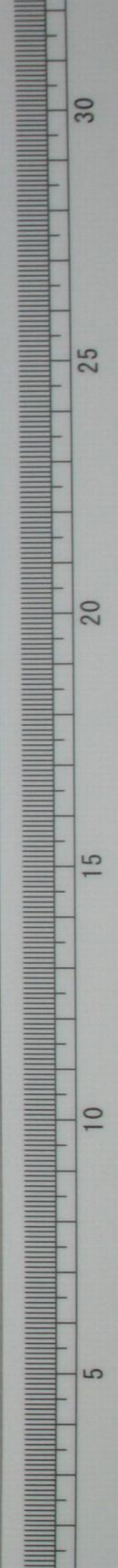
官板

王半山詩箋注

三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54  
3



文庫 17  
W154  
3



王荆文公詩卷之九

雁 湖 李 壁 箋註

古詩

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

按胡公宿集康定辛巳為葉公清臣作高齋記云南唐李氏因城作臺望月下臨濬濠正面覆舟山南對長平西望治城立齋其上而絕境難摸了不可得今探謝宣城宴坐之意直題曰高齋云

寒雲沈屯白日埋河漢蕩圻天如筵衡門兼旬限泥潦

卧聽窾木鳴相挨莊子大木百圍之窾穴蕭晨忽掃纖翳盡蕭晨秋晨蕭索也北

嶺初出青崔嵬微之新詩動我目爛若火齊金盤堆韓

磊落火齊金盤堆想攜諸彦眺平野高論歷詆秦以來舩船淋浪

始快意忽憶歸雲恐是去字胡為哉念君少壯輟游衍發揮春

秋名玉杯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注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繁露之名按逸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唐氏寄

010185187854

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統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然玉杯之名亦必有此義也 書成不

得斷國論谷永薦薛宣經術大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但比一作空語傳八亥登臨與

罷因感觸更欲遠引追宗雷東林蓮社十八人中宗炳雷次宗君知富貴亦何

有諂譽未足償譏排風豪雨橫費調變坐使髮背為黃

台留賓往往夜參半雖有樽俎無由開江南佳麗非一

日況乃故國名池臺能招過客飲文字山水又足供歡

哈剩留官屋貯酒母說文餘酒母也廣記女仙傳有酒母事然非此取醉不竭當如淮

左傳有酒如淮

其二

干戈六代戰血埋雙闕尚指山崔嵬梁書何胤曰世傳晉室欲立雙闕王丞相指牛頭山當時君臣但兒戲

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治象於其上挾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

把酒空勸長星杯晉武帝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臨春美女閉黃壤陳後主至德二年於

光昭殿前為三閣後主自居臨春閣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此言臨春美女統之於主公玉枝白蘂繁如堆

後庭新聲變樵牧後主每引狎客江總等同後宮游宴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習而歌之如玉樹後庭花等大抵

皆美張孔之姿色興廢倏忽何其哀咸陽龍移九州坼謂唐末造朱全忠迫遷昭宗於

維峴為宰相遂祖吳王○吳越史又言李昇本徐氏湖州安吉人為安吉令先是其家有梨樹結一實大如升其父異之將獻郡守有謂其父曰此果非常年所有即上獻遺種變化呼風雷唐王李昇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

峴為宰相遂祖吳王○吳越史又言李昇本徐氏湖州安吉人為安吉令先是其家有梨樹結一實大如升其父異之將獻郡守有謂其父曰此果非常年所有即上獻

來年是徵安知復有此物不如勿獻其父然之因會鄰里將共食即席割之有赤蛇在實中割者大驚投又於地俄而赤蛇走其母榻下尋之了無所見未幾其母遂孕知誥疑公所謂遺種者或指赤蛇也又據九國志天祐中金陵有狂僧每在衢路中自言求飛龍天子及昇來為刺史僧乃不復言又童謡云東海鯉魚飛上天蓋昇養

於徐氏蕭條中原碣無水莊子庚桑楚篇吞舟之魚碣而失水碣簿也崛強又欲憑江

淮廣陵衣冠掃地去唐王初欲都江都以水淺漕運不給復還金陵史稱李昇始相僞吳居廣陵大和元年出鎮金陵後遂僭

竊以揚州為東都穿鑿一作隴畝為池臺吳儂傾家助經始尺土不

二

借秦人篋

篋音師又山皆反賈山傳篋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篋以竹篋為之

珠犀磊落萬艘入金壁

照曜千門開建隆天飛跨兩海南發交廣東温台中間

業業地無幾欲久割據誠難哉

方曹彬伐江南太祖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謹勿殺是他无罪過自

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丁晉公曰今國家享无疆之休良由是耳

靈旗指麾盡貔虎談

笑力可南山排樓船蔽川莫敢動扶伏但有謀臣來

八年煜命盧絳引所部舟師救京口而劉澄已降始遣周維簡徐鉉越關乞緩兵鉉自以江南謀臣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既至升殿詞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

兩家可乎百年滄洲自潮汐事往不與波争迴黃雲荒城失苑

路白草廢時空壇垓史記三垓注垓重也三重壇也使君新篇韻險絕登眺

感悼隨朝嗒嗒予愁憊氣已竭對壘每欲相劇挨揮毫

更想能一戰數窘乃見詩人才

和微之登高齋

六朝人物隨煙埃金輿玉几安在哉鍾山石城已寂寞

祇見江水雲端來百年故老有存者尚憶世宗初伐淮

周顯德二年十一月世宗始命李穀王彥超督韓令坤十二將伐唐為浮梁自正陽濟淮三年春下詔親征魏王兵馬接踵出

據符彥卿在周世宗時已封魏王然按傳止是立功北方不曾遣征江南又世宗七子其一為恭帝餘六人曰吳王誠韓王誠曹王熙讓紀王熙謹蘄王熙誨越王

誼皆幼且無封魏王者旗纛千里相搪挨當時謀臣非不衆上國拔取

多陪臺昭七年是無陪臺也龍飛九天跨四海一水欲阻真堪一作可哈

周世宗謂鍾謨曰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降王北歸樓殿拆棄屋尚鎖黃一作殘金

臺李煜平後賈黃中知昇州案行府解見一室局鏑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簣價值數萬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未著於籍者即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廉

恪則亡國之寶幾汚法而害人矣神靈變化自真主將帥何力求公

台始曹彬伐江南上許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更為我取太原止賜錢五十萬彬怏怏山川

清明草木靜天地不復屯雲雷使君登高一訪古傷此

陳迹聊持盃因留佳客坐披寫醅醪笑語傾如筵盛弘之荆州記

涿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極香美與相東鄴湖酒伴獻之世稱鄴涿酒酒酣重惜功業晚老矣

萬卷徒兼該攢峯列壑動歸興憂端落筆何崔嵬餘年

無權易感激亦愧莊叟能安排青燈明滅照不寐但把

君詩闔且開西清詩話王師弔伐江左城將破或夢卅角女子行空中以巨

一貴人盛冠服繼墮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錯死圍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

陵和王微之皆登高齋詩押筵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徒此

事奇譎而盤屈就

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西將佐題名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無一諧盜傷中丞偶不死

利劍白日投天街度傳度為御史中丞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師乃伏盜

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

韃刺分勿切背裂中單

裹瘡入朝議軍國度傳度病瘡一再旬分衛兵護

第存候踵路詔無須正衙即對

英國火一再更檀槐冬取槐上前慷慨語發涕誓出按撫除

睽乖度傳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

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

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指麾光顏戰洄曲李愬傳李光顏戰數勝元

未授首臣死還期帝壯之顏闕如怒虎搏虺豺愬能捕虜取肝膈護送密乞完形

李愬傳吳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健將也守興橋柵其

戰常易官軍愬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祐果輕出用誠禽以還

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軍中多諫此人不可近將吏雜然不解愬力

不能獨完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蔡乎何見奪者眾也乃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

祐死與共誅蔡者詔釋箱兵夜半投死地雪濕不敢燃薪箱兵

猶銜枚之誼漢異姓諸王表箱口燒書師古曰箱其口不聽妄言箱兵亦此義韓

信傳投之死地然後生○切韻蘇麻稗音皆字書燕禾藁亦作楷○李愬傳元和

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

進誠以下軍殿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

二張柴之東破澤阻奧眾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然業已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

行七十里夜半至懸弧城雪甚城旁皆鵝鷺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祐等坎墉先

登眾從之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率左右登牙城田

王詩卷九

四

戮一人空城堅守堅子已可縛中使尚作兒號一作哇退之道此

尤雋偉當鏤玉板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

終類俳退之潮州謝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

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云云余嘗以淮西碑誠所謂編之詩書之冊而無愧類俳之說殆非至公豈公別有說耶唐從天寶運中圯廊廟往往非忠佳諸侯

縱橫代割據疆土豈得無離侏周禮夏官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爽離之地鄭玄謂華讀為侏哨之

瓜瓜苦哇反謂正之德宗自德宗末年懲戰禍一矢不試塵蒙鞞經朱泚

使不瓜邪離絕耳李懷光之變姑息藩鎮太甚每節度使死先遣中使詣軍觀軍心之嚮背者因而

立之朝廷不敢一自除授字書鞞鞞箭室釋名曰步义人所帶以箭义其中馬上日鞞义亦

作鞞音釵憲皇初起衆未信意欲立掃除昏霾追還清明

救薄蝕屢勅主府拘窮蛙退之詩弊蛙拘送主府王師傷夷征

賦窘千里亦忌毫釐差小夫偷安徒自計長者遠慮或

可懷栢栢晉公忠且壯時命適與功名偕樂記事與時並名與功借樂之器也

是非末世主成敗烜赫今古誰譏排賢哉韋純議比赦

倉卒兩伐尤難皆韋貫之傳本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為中書侍郎誅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

中之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之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耶時帝業

已討鎮不從終重華聲明彌萬國服苗干羽舞兩階宣王側

身內修政常德立武能平淮昔人經綸初若緩欲棄此

道非吾儕千秋事往蹤跡在嶽石款記如湘崖浯溪碑元結所作中

興頌文嚴字麗皆可喜黃埃蔽沒蒼蘚埋當時將佐盡豪

傑想此兵禱陪祠齋唐雜史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廟之散門太

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輦石闕莫教蒼蘚上分明認取晉公碑韋應物石鼓歌

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

使過淮陰禮于岳廟愬君曾西遷為拓本濡麝割蜜親劇措新

篇波瀾特浩蕩把卷熟讀迷津涯  
褒賢樂善自為美當掛廟壁為詩牌

用王微之韻和酬即事書懷

秦惜逝者耄秦詩車鄰逝者其耄晉嘉良士休晉詩蟋蟀良士休休古人皆好樂

哀此歲月道嗟我抱愁毒殘年自羈囚但為免得蹄易畧

例猶蹄者所以在免得免而忘蹄非復天上鷗雖知林塘美欲往輒回翰名

園一散策笑語隨觥籌探題遶梅花高詠接應劉應劉在建安七

子之宿雨洗荒壑寒蛟沈老湫泂泂信畫舸順水曰泂逆水曰泂歸路

子城幽冬風不改綠忽見新陽浮歡事去如夢嘉時念

難留明發得君句謂將續前游語我飲倡樂不如詩獻

酬倡酬比之賢於醉紅裙者遠矣淮洲奏鍾磬雅刺德不猶鼓鍾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

不猶文墨有真趣荒淫何足收來篇若淑女窈窕眾所求

茲理儻可詣華簪為君抽

和吳仲庶

刀筆漫無營圖書紛不御平生攜手人邂逅賞心處名

卿邵朱邑揚子淵騫篇或問近世名卿云云朱邑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傳稱邑身為列卿居處節儉性公正不可干以私又雖古

之膚使其猶劣諸膚使超嚴助嚴助舉賢良獨擢為中大夫閩越舉兵圍東甌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後三歲閩越復

與兵擊南越漢兵遂出踰嶺會閩越王弟殺王以降後令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歸奏上大悅都官富篇章

博士熟經據豈特好微言又多知大慮從容故天幸侷

儻盡人譽千艘來交荆萬舸去揚豫良無此嘉客式燕

吾所庶

出鞏縣

昭陵落月煙霧昏

昭陵仁宗陵也按林希朝陵記自滎陽過洪溝食武牢關憇任村鋪始見洛水入黃河循洛而行過鞏五里入

昭陵路即下視昭厚二陵宮闕森然不覺想慕行人指昭陵以相告曰此四十一年官家陵也涕泗潸然

篝火度谷行山根

投鞭委轡涉數村

向來恐謂漢唐時也晏丞相嘗有題鞏縣西門周襄王廟詩云人來人去市朝變山後山前煙霧凝縈帶

但有洛水流渾渾

二川河洛水寂寥千古帝王陵

書任村馬鋪

兒童繫馬黃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任村炊米朝食魚

日暮滎陽驛中宿

滎陽屬鄭州

投老經過身獨在當時洲渚今

平陸秣黍冥冥十數家仰視荒蹊但喬木

柳詩黃葉覆溪橋荒村惟古木

盤鱠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東馳爾來百口皆年少歸

與何人共此悲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巫山高十二峯上有往來飄忽之猿猱下有出沒灑灑

之蛟龍

高唐賦巨石溺溺之灑灑兮灑灑灑以言水石今用之蛟龍尤宜

中有倚薄縹緲之神宮神

人處子冰雪容吸風飲露虛無中千歲寂寞無人逢邂

逅乃與襄王通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齋

月指

珠也杜詩大珠脫玷翳白月當虛空

象牀玉几來自從

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中有金牀玉几今言來自從者神女攜以俱也

錦屏翠縵金芙蓉陽臺美人多楚語爭吹鳳管鳴鼉鼓

那知襄王夢時事但見朝朝暮暮長雲雨

言楚王細腰纖麗之多不知王又自

夢神女。雲華夫人傳禹嘗詣之於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油然而止聚為夕雨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律曰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隱見變化蓋其常也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豈止於雲雨哉據此所稱雲雨蓋事涉道真理該造化後世乃以喻情欲之事其褻瀆甚矣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其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於天下實至險山亦起伏  
為波濤其巔冥冥不可見崖岸斗絕悲猿猱赤楓青櫟  
生滿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陽臺彼神女朝朝暮暮  
能雲雨以雲為衣月為褚乘光服暗無留阻崑崙曾城  
道可取方丈蓬萊多伴侶塊獨守此嗟何求況乃低回

夢中語

廣記神女王母女名瑤姬嘗遊東海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兼夫人所領雲華玉宮理在玉映之臺崑崙崑蓬萊蓋不足道今公所云第本宋玉之說○楚詞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王建詩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明月相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公此詩體制類歐公廬山高皆一代之傑作

西風

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

言少年氣盛時不知秋之可悲

老大多感傷畏此

蟋蟀鳴況乃捨親友抱病獨遠行中夜卧不周惻惻感

我情起視天正黑弱雲亂縱橫

杜集江雨有懷鄭典設弱雲狼籍不禁風

似有霰

雪飄不復星斗明時令忽如此重令壯心驚諒無同憂

人樽酒安可傾

言同志者少無與為樂

久雨

煤炷著天無寸空

玉川子月蝕詩摧環破壁眼前盡當空一搭如煤炷

白沫上岸吹魚龍

羲和推車出不得河伯欲取山為宮

羲和日官河伯姓馮名夷華陽潼鄉人漢武帝為我

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正兮愁吾人取山為宮懷山是也

城門晝開眠百賈

曾直對酒歌南陽城門雪三日城門晝開眠賈

客疑用公語

飢孫得糟夜舖翁

歐公有食糟民詩言艱食也

老人慣事少所怪看

屋箕倨歌南風

歌南風欲晴也○程伊川云風從東北來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

兩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

王荆文公詩卷之九

Blank space for the text of the poems in this section.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泥水填馬不受轍瓦雪得火猶藏溝宿霧紛紛度城闕  
 朔氣凜凜吹衣裘窮閭閉門無一客剝啄驚我有前騶  
 強隨傳呼出屋去鼻息凍合髭繆繆投韁馬鬣任欹側  
 欲出操筆手還抽史記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投韁不操筆謂畏寒縮手也欹側言身兀兀然行思江  
 南悲故事溪谷冬暖花常流前年臘歸三見白西人語要宜麥見三白  
 霽色嶺上班班留杖藜此時將邑子登眺置酒身優游  
 豈如都城今日事祇恐一蹶為親憂因知田里駕欵段

馬援言吾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昔人豈即

非良謀君家洛陽名實大談笑枯槁回春柔平生意氣故應在白髮未敢相尋求從容退食想佳節豈無歌舞相獻酬奈何亦作苦寒調歎息朝夕無驂騶超然遂有江湖意滿紙為我書窮愁相如正應居客右相如未至居客之右惠連雪賦子路且莫乘桴浮

和吳沖卿鷓鴣樹石屏

此詩歐公蘇子美亦同作。歐詩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難乃云天地

生自然豈知鑿鑿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閒不然安得巧工妙手億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號山深處石乃知人為天地賦天公有物藏不得。蘇子美云物有無情自相感不問幽微與高邈老蚌向月月降胎海犀望星星入角

寒林昏鷓鴣相與還下有跂石蒼孱顏曾於古圖見髣髴

已怪筆力非人間君家石屏誰為寫古圖所傳無似者鷓鴣飛歷亂止且鳴林葉慘慘風煙生高齋日午坐中見意似落日空山行君詩雄盛付君手云此非人乃天巧嗟哉渾沌死乾坤生造作萬物醜妍巨細各有理問此誰主何其精恢奇譎詭多可喜人於其間乃復雕鑿刻畫出智力欲與造化追相傾拙者婆娑尚欲奮工者固已窮夸矜吾觀鬼神獨與人意異雖有智一作至巧無所爭所以號山間埋沒此寶千萬歲不為見者驚吾又以此知妙偉之作不在百世後造始乃與元氣并畫工粉墨非不好歲久剥爛空留名能從太古到今日獨此不朽由天成世人尚奇輕貨力山珍海怪採掇今欲索此屏

後出為君得胡賈欲著價不識伏波類西域賈胡吾知金帛不足論當與君詩兩相直

送李宣叔倅漳州

閩山到漳窮地與南越錯漳故閩越王地山川鬱霧毒瘴癘春冬作荒茅篁竹間蔽虧有城郭子虛賦日月蔽虧注壅蔽虧缺也居人特鮮少市井宜蕭索野花開無時蠻酒持可酌窮年不值客誰與分杯杓朝廷尚賢俊磊砢充臺閣世說人磊砢而英多君能喜節行文藝又該博超然萬里去識者為不樂予聞君子居自可救民瘼苟能禦外物得地無美惡似聞最南方北客今勿藥林麓換風氣獸蛇凋毒蠹音壑毒也如漳猶近州氣冷又銷鑠珍足海物味其厚不為薄章舉馬甲柱退之初南食詩

章舉馬甲柱鬪以怪自呈章舉有八脚亦曰章魚馬甲柱今汀瑤柱

固已輕羊酪蕉黃荔子丹又勝

檀梨酢

爾雅檀以梨而酢澁

縫衣比多士

縫衣逢掖之衣列子汝縫衣之徒

往往在工壑

從容與笑語豈不慰寂寞太守好觴詠嘉賓應在幕想

即有新詩流傳至京洛

三都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紙貴

送裴如晦宰吳江

震澤與天杳

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傳云自彭蠡二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

旁臨無地形

他時散髮處最愛垂虹亭

亭在吳江縣

飄然平生游捨我戴吳

星欲往獨不得都門看揚舲

楚詞乘舲船余上沅兮注舲船牕牖或曰舲船名也

到縣問

疾苦為予求所經當知種牧地往往芟蒲青三江斷其

二泮水何由寧

不可解疑是八州水未盡入太湖故云與後送洛倅說引章可見素志

微子好古者此

歌尚誰聽

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

以黯然銷魂惟別而已為韻擬而惟字韻作

飄然五湖長

桓玄傳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

昨日國子師綠髮約畧白青

衫欲成緇牽舟推河水去與山水期春風垂虹亭一盃

湖上持傲兀河濱客兩忘我與而莊子大宗師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能復記

此飲詩成酒淋漓

其二

十月潁水冰問君行何為行不顧斗米自與五湖期平

生湖上游幽事畧能知此後君最樂窮年得游嬉彩鯨

抗波濤風作鱗之而周禮考工記梓人為筍簞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攬網援簞之類必深其

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鄭氏云謂筍虞之獸也深猶藏也作起也之而頰頰也後人讀書不多妄以意改前輩之作如此者不少可歎也鳴鼓上洞

庭笈看紅橘垂漠漠大梁下黃沙吹酒旗應憐故人意

回首一相思

其三

邂逅君子堂一杯相與持便應取醕酌萬事不足惟平

明蔡河風回首成差池獨我漫浪者尚得行相追磨刀

鱸嚴冬宿昔少陵詩子美贈姜少府詩姜侯設鱸當嚴冬又洗魚磨刀魚眼紅還當捕鱸魚

載酒與我期甫里松菊盛陸龜蒙居于甫里自號甫里先生集有杞菊賦洞庭柑橘垂

文章為我唱不數陸與皮皮日休有松陵唱和

洞庭在太湖心韋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集謂陸龜蒙也又日休為吳從事日龜蒙以其業造焉

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韓維字持國穎昌人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

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播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

宋庠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不赴除國子監主簿富弼安撫河東辟維管勾機宜文字按持

國猶辭館閣今乃為富公  
始起家至和二年春也

韓侯冰玉人

衛玠玉人  
樂廣水清

不可塵土雜官雖眾後後名字久

訇磕

子虛賦砰磅訇磕  
皆水流鼓怒之聲

并州天下望撫士威愛匝千金棄不

惜賓客常滿閣遙聞餘風高為子置一榻

陳蕃為高士置  
一榻去則懸之親

交西門餞百馬驕雜選子材宜用世談者為鳴吧

師古曰  
於邑短

氣兒於音鳥  
邑一合反

矧今名主人氣力足呼故

班固東都賦故野  
敷山注故野也

推賢為

時輔勢若朽易拉會當薦還朝立子在閭闔惜哉秣騏

驥賦以升龠合

退之雜說馬之千里  
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嗟予栖栖者氣象已摧

塌他年佐方州說將尚不納

第五倫傳等輩笑之曰爾說  
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沉於聲

勢尊豈易取酬答有如持寸莛未足撼鞞鞞

淮南子兵畧訓  
若鞞之與鞞注

鞞鼓  
鞞聲

顧於山水間意願多所合羌廬與韶石

羌字本作匡以避  
諱焉匡廬二山相

連韶石見別注公嘗  
侍楚公為韶州故云

少小已嘗蹋風游會稽春雪宿天柱臘

天柱

在舒州

淮湖江海上慣食鰕蟹蛤西南窮岷嶓東北盡濟滌

身雖未嘗歷魂夢已稠沓荆溪最所愛

荆溪在  
常州

映燭多廟

塔溪果點丹漆溪花團繡罽扁舟信所過行不廢樽榼

一從捨之去霜雪行滿領思之不能寐感若蚊蚋嚼

蚊蚋  
嚼膚

方將築其濱畢景謝尊嗜

畢景落  
日也

安能孤此意顛倒就

衰颯惟子予所嚮嗜好比鷓鴣

爾雅釋地東方有比目魚一眼兩  
片相合兩目相比乃得行其名為

鷓鴣又南方有比翼鳥狀如鳧名曰鷓  
翼一目相得乃飛色青赤不比不能飛

何時歸相過游屐尚可蠟

好著  
蠟屐

寄吳沖卿

沖卿謂吳公充按充為吳王宮教授他官多與宗室狎  
無誨導之誼充獨以嚴見憚為館職時歐公知同州充

上言脩以忠直蒙獎擢不宜用讒棄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大臣  
希旨欲隆其禮王洙為院長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察屬不知充即

移開封城治吏罪觀此則充之清明可知矣國史稱充神彩秀徹辭氣温厚內行脩飭仕孤立無與然余每怪晦叔將名試終謙避不進所業朝廷知其意不復索徑令試而充乃自獻所為文除集賢校理然當時獻文得試者例皆然不足害充之賢也

物變極萬殊心通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與

君語承華承華太子門名念此非不夙恨無數頃田歸講使成熟

當官拙自計易用忤流俗窮年走區區得謗大如屋歸

來汚省舍又繼故人躅相逢祗數步吏案當填目切磋

非無朋阻闊嗟何速孤危失所助把卷常恨獨虛名終

自誤繆恩何見蹙清明有冲卿奧美如晦叔晦叔謂呂公著皆公生平之交

據晦叔家傳公自單州歸益研精講學無進越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歎曰今天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不可復行以故求閒局將以遂其志公初列館閣與安石友善安石博辯有文同舍莫敢與之抗獨公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出守常州求贈言公告以四言曰莊重靖密安石至郡寓書於公曰備官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吾於晦叔見之矣又謂人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時謂當選

升屈指尚五六揆才最不稱饕寵寧無恧殷勤故人書

紙尾又見勗君雖好德言我自望忠告易稱動不括繫

動而不括傳論大明服傳僖二十三年周書有之乃大明服進為非成材罪恐不容贖

歲殘東風生陝樹塵翳麴顧況詩白沙江草麴塵絲何緣一杯酒談笑相

追逐

韓持國見訪

余生非匏瓜於世不無求弱力憚耕稼衣食當周流起

家始二十南北今白頭愁傷意已敗罷病恐難瘳江湖

把一節屢乞東南州治民豈吾能閒僻庶可偷公上富公書與詩語畧同

今擬附於此書云某切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為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誠望閣下哀其至誠裁賜一小州幽間之區寂寞之濱其於治民非敢謂能也

庶幾地間事少夙夜悉心力  
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  
謬恩當徂冬龜勉始今秋豈敢事高

蹇茫然乖本謀撫心私自憐  
仰屋竊歎愀寒朗傳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

強騎黃飢馬欲語將誰投  
賴此城下宅數蒙故人留攬

衣坐中庭仰視白雲浮  
白雲御西風一一向滄洲安得

兩黃鵠跨之與雲遊  
白雲終歸滄洲言已不能如雲猶眷祿仕也故前有豈敢事高蹇之句

思王逢原諱令廣陵人卒於嘉祐四年年二十八娶吳氏有賢行一姊孀居

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  
豈獨為故人撫心良自悲我

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  
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朝出

一馬驅暮歸一馬馳馳驅  
不自得談笑強追隨仰屋卧

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  
上土草茅已紛披婉婉婦且

少熒熒一兄婺高義動閭里  
尚聞致財資嗟我衣冠朝

畧能具饘糜葬祭無所助  
時公為羣牧判官奉使畿縣將乞常州又歐公云羣牧司領內外坊監判官比他司

能畧助葬祭耶哀顏亦何施  
聞婦欲北返跂予常望之寒

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  
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賢者

宜有後固當夢熊羆  
天方不可恃據公作逢原誌夫人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然逢原之後卒

亦無聞焉天其真不可恃乎  
我願適在茲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宿昔

心已許同岡結茅茨  
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誰知渺渺江

與潭茫茫山與陂  
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謝宣遠詩量已畏友朋勇退不

敢進皆指當時而言今竊食之詩作於逢原既亡之後尤見公篤於友義不忘平生切磨之言

### 登景德塔

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  
邑屋如螳冢蔽虧塵霧間鶴

念此屋中人當復幾人閒  
雞鳴起四散日

于垓注螳冢也此即邑屋蔽虧塵霧之意



暮相與還

唐人詩身得幾時活眼  
開終日忙亦此意也

物物各自我誰為賢與頑賤

氣即易凌貴氣即難攀愧予心未齊俛首一破顏

和貢父燕集之作

馮京韓維吳充  
沈遵皆同席

馮侯天馬壯不羈韓侯白鷺下清池劉侯羽翰秋欲擊

吳侯葩萼春爭披沈侯玉雪照人潔瀟灑已見江湖姿

唯予貌醜駭公等自鏡亦正如蒙俱

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  
俱音欺方相也其首蒙茸

忘形論文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時心親不復異新舊

便脫巾屨相諧嬉空堂無塵小雨定濃綠翳水浮秋曦

高談四座掃炎熱木末更送涼風吹此歡不盡忽分散

明月照屋空參差平明餘清在心耳洗我重得劉侯詩

劉侯未見聞已熟吾友稱誦多文辭才高意大方用世

自有豪俊相攀追咨予後會恐不數魂夢久向東南馳

何時扁舟却顧我還欲迎子游山陂

寄王逢原

北風吹雲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臺六龍避逃不敢出

地上獨有寒崔嵬披衣起行愁不愜歸坐把卷闔且開

永懷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為哉莊一作申韓百家爇火

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儒衣紛紛欲滿地無復氣焰空煤

始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真奇材榷楠豫章槩白

日祇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拘不得往子有餘暇宜能

來晤言相與入聖處一洗萬古光芒迴

思古

古之士方窮材行已云貴身雖窮厄未遇不害其材行之可貴大臣公聽采左

右不得蔽或從蒿藜間入據廊廟勢小夫不敢望云我

非其彙朝游觀者羞暮出逢者避所以後世愚人願

高位言始之貧賤游於途而人羞與之為伍暮而忽貴達者避之言其進猝暴非有其素所以啟浮躁之風而使三尺童子皆斐然有公卿之心也

寄孫正之

正之名侔字少述吳興人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曆皇祐中與王安石曾鞏游名聞江淮屢舉進士不中母病革因嗚咽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間士大夫敬畏之知揚州劉敞薦之曰侔之為人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授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王陶韓維等薦侔可備侍從朝廷除官並不赴安石少與侔友善兄事侔及安石為宰相道過真州侔待之如布衣時然侔晚年性下急至於罵坐怒鄰論者以為年耆而德衰初王回常秩王令與侔皆有盛名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令最

少時已感韓子詩東西南北俱欲往退之感春詩東西南北皆欲往于江隔兮萬山阻

新年尤覺此語悲恨無羽翼超惚恍肺肝欲絕形骸外

涕洟自落衣巾上此憂難與世共知憶子論心更惆悵

惜日

白日照四方當在中天留春風地上行當欲時周遊和

氣所披拂槁乾却濕柔愛欲傳萬物勢難停一州棲棲

孔子者惜日此之由不能使此邦利澤施諸侯豈若駕

以行使我遇者稠當時三千人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

有二人齊宋楚陳周小者傳吾粗大者傳奧幽道散學堙聖

衆源乃常流吾初如匏瓜彼亦孰知丘惟士欲自達窮

通非外求豈必相天子天一作夫乃能經九疇行雖耻強勉閉

戶非良謀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

王詩卷十

九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一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兩馬齒俱壯

據此古詩二十八首雖无歲月可考然第七首有  
避近亦專城之句當是嘉祐元年二年之間知常  
州時作又第十首有行觀蔡河上負土知力弱之句按嘉祐三年  
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直城南疑即指此又二十三首詠麒麟按  
交趾貢獸號麒麟亦是嘉祐三年事則公賦此詩二十八篇嘉祐  
初年作無疑矣今兩馬齒俱壯詩一以指方為時用而自喜欲前  
者一以指困於羈束而恨不獲騁力者是時文富並相  
賈文元時為樞使不知意竟屬何人哉或別有所謂也

兩馬齒俱壯自驕千里材生姿何軒軒或是龍之媒一

馬立長衢顧影方徘徊一馬裂街轡犇嘶逸風雷立豈

飽芻豆戀棧常思迴

齧久羈羨駑駘

莊子駑駘不盡其  
用反有羨於駑駘

兩馬不同調各為世所猜

王詩卷十一

一

問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春從沙磧底

春從沙磧底轉上青天際杜詩春從沙際歸靄靄桑柘墟浮雲變

姿媚游人出暄暖鳥語辭陰翳心知歸有日我亦無愁

思所嗟獨季子尚客江湖滙萬里卜鳳凰飄飄何時至

莊公二十四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詩意指婚姻事當是純甫

晨興望南山

晨興望南山不見南山根草樹露顛頂樛枝空復繁銅

餅取井水已至尚餘温天風一吹拂的皜成瓊璠璠璠美玉君所

佩也。詩意悼俗學不究本根徒尋枝葉如人於井必及而後得清甘也未聯似言學能變化氣質猶水得風凝結為水如美玉然

結屋山澗曲

結屋山澗曲挂瓢秋樹顛鳴不中律呂時時驚我眠吾

兒亦惡聒戮力事棄捐逸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而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飲訖挂於樹上風吹歷歷作聲尚

以為煩遂去之止我為爾歌不如恣其然秋風動地至萬竅各啾

喧一瓢雖易除豈在有無間言瓢得風而鳴。莊子作則萬竅怒號樂樂山下石

泠泠手中弦臨流寫所愛坐聽以窮年

朝日一曝背

朝日一曝背欣然忘夜寒列子楊朱篇云昔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黯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

之有廣廈與室綿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樵松煮澗水樵松以松為樵既食取

琴彈彈作南風歌歌罷坐長歎寤被栖栖者遺世良獨

難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家語載南風之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公意在厚民不與隱者之獨善

黃菊有至性

團團城上日秋至少光輝積陰欲滔天況乃草木微黃  
菊有至性孤芳犯羣威采采霜露間亦足慰朝飢

少狂喜文章

少狂喜文章頗復好功名稍知古人心始欲老蠶耕低  
回但忘食邂逅亦專城占詩四十一仰慙冥冥士俯愧擾擾

鴻飛冥冥指高世之士  
俯愧言無德以與民

良夜未遽央青燈數寒更撥書置左

右仰屋慨平生

涓涓乳下子

詩中雖无此句而實言人子  
之事別本作三戰敗不羞

三戰敗不羞

左氏三敗及韓管仲曰吾嘗三戰三敗  
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一官遷輒喜

江

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往候義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喜奉者志  
尚士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之喜乃  
為親屈也古人思慰親愧辱寧在已於陵避兄食織屨仰

妻子恩義有相權絜身非至理

此詩似為孫  
侔正之輩發

少年見青春

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身雖不飲酒樂與賓客醉一  
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心腸非故時更覺日月駛聞歡  
已倦往得飽還思睡春歸只如夢不復悲憔悴寄言少  
年子努力作春事亦勿怪衰翁衰強自然異

白日不照物

白日不照物浮雲在寥廓風濤吹黃昏瓦屋更紛泊行

觀蔡河上負土知力弱

知一作私○蔡河屬開封祥符縣按蔡河始自  
建隆元年始命右領軍衛將軍陳承昭督丁夫

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  
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三月始改閔河為惠  
民河隋堤散萬家亂若春蠶箔言隄決倉卒居民  
徙避如蚕箔然仍聞決數道且

用寬城郭疏河流以分水力使不啗州縣婦子夜號呼西南漫為壑此詩疑在嘉祐初年

所作按嘉祐三年正月有司言至和中大水京城罹其患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於是發官卒調民丁鑿河凡九月而成號為永濟河今詩且用寬城郭西南漫為壑者往往指此

草端無華滋

草端無華滋陰氣已盤固暄妍却如春歲晚曾不寤一  
裘可以暖貧士終難豫忽忽遠枝空寒蟲已坏戶

一日不再飯

一日不再飯飯已八九眠忽忽返照間頓羸不可遷筋  
骸微纏束揚雄解嘲以糾纏注云微糾纏皆繩也禮記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肺腑鼎鑪煎長往理  
不惜高堂思所牽

秋枝如殘人

秋枝如殘人顏色先憔悴微寒吹已空性命一何脆寧  
當記疇昔葩葉相嫵媚歲行雖使然好殺豈天意此詩言盛衰消

息之理言天至秋雖肅殺而實寓生物之意

青青西門槐

人情甘阿諛我獨倦請謁尤於權門疎萬事亦已拙平  
生江湖期夢寐不可遏青青西門槐少解馬上喝淮南子武王陰

喝人於樹下此詩意雖高而語淺露恐非公作

天下不用車

天下不用車人人乘馬馳王良雖善御攬轡欲從誰王良  
古之善御者言車既不用則王良雖以善御名亦無所施其巧矣漢武伐大宛殺人若京坻漢西域傳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乃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王愛其馬不與於是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殺宛王得馬三千匹孝

文却走馬獨行先安之

賈捐之傳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車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

乘千里馬獨先安之遂還馬與道里費

萬物命在天取舍各有時陰陽更用事冬

暖豈所宜卞氏強獻玉兩則亦已癡幸終遇良工已剖

得不疑

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使人問之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乃使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 山田久欲拆

山田久欲拆秋至尚求雨婦女喜秋涼踏車多笑語朔  
雲卷衆水慘淡吹平楚橫陂與直塹疑即沒洲渚霍霍  
反照中散絲魚幾縷木蘭行磨刀霍霍向猪羊○韋應物詩昨別今已春散絲魚幾縷鴻蒙不可  
問且往知何許欵眠露下舸側見星月吐龍骨已嘔啞

### 田家真作苦

#### 聖賢何常施

聖賢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齊萬物

聖人不疑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曲士拘拘不足語此○莊子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喪非不欲富言為

南宮出世無子有子誰能救其失

喪謂仕而失位非死喪之喪也○檀弓上南宮敬叔反必載寶

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曰然吾固曰是非夫子之言也

#### 散髮一扁舟

散髮一扁舟夜長眠屢起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愛

此露的皪復怜雲綺靡諒無與弦歌幽獨亦可喜

許彥周詩話云

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舸皆觀其影也

#### 道人北山來

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崗舉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長

我字別本

作裁此俗人誤改○公在政府與沈道原書曰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長茂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開田故歲收種果今年嘗告叟去復來耘耜尚

康強死狐正首正遊子思故鄉嗟我行老矣墳墓安可

忘檀弓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仁也

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昨日已可思明日異今日如何能勿悲當門五六樹上有蟬鳴枝朝聽尚壯急暮聞已衰遲仰看青青葉亦復少華滋萬物同一氣固知當爾為我友南山居笑談解人頤分我秋柏實問言歸何時衣冠污窮塵苟得猶苦飢低回歲已晚恐負平生期

楞嚴經公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

月化兼又日遷○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注使人笑不能止

秋日不可見

秋日不可見林端但餘黃

黃謂黃落也

杖藜思平野俛仰畏無

光栗栗澗谷風吹我衣與裳娟娟空山月照我冠上霜

遂如哽絕人以爲未盡未悟已多

騏驎在霜野

騏驎在霜野低回向衰草入櫪聞秋風悲鳴思長道黃金作鞭轡粲粲空外好人生貴得意不必恨枯槁

悲哉孔子沒

悲哉孔子沒千歲無麒麟蚩蚩盡鉏商此物誰能珍

哀公十四

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漢武得一角燔烹誣鬼



神更以黃金鑄傳誇後世人

嘉祐三年交趾貢異獸二其國自稱為麒麟或疑為非麟或疑為山犀或疑為

豹牛及回詔但稱得異獸今詩未知指此事否味公之意疑其因以託興謂世之識真者鮮耳○漢郊祀志武帝元狩元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此謂燔烹誣鬼神也本紀直作獲白麟書大始二年又詔更鑄黃金為麟趾裏蹄以協瑞

秋庭午吏散

秋庭午吏散予亦歸息偃豈無佳賓客欲往心獨懶北窗古人篇一讀三四反悲哉不早計失道行晬晚

秋日在梧桐

秋日在梧桐轉陰如急轂冥冥蔽中庭下視今可曝日如車行高蟬不復嘒稍得寒鴉宿百遶有衰翁

之速也向苦桐陰之繁今則疎而可暴矣

行歌待春綠

我欲往滄海

我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救此千載渾

抱朴子寸

膠不能理黃河之濁

我語客徒爾當還治崑崙

河出崑崙○此正本澄源之意謂不當徒治其末

歎

息謝不能相看涕翻盆客止我且往濯髮扶桑根春風吹我舟萬里空目存

前日石上松

前日石上松斲移沙水際青青折釵股俯映幽人砌蟠根今鬯茂落子還蒼翠三年一楮葉世事真期費

列子說符篇宋

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莊子券外者志乎期費

日出堂上飲

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愀指

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託  
願永久何言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搜丹青空  
外好鎮壓已堪憂為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  
小能生萬蚍蜉爾雅蚍蜉大螳小釋曰螳通名也其大者別名蚍蜉此詩意有所比喻而其詞甚微又能高其  
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為客當酌酒  
何豫主人謀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為客者視其蠹壞已甚將有鎮壓之憂為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而不忘君卷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又公弟平甫有詩亦云堂上有遺糞堂下無聚螿但知嗜欲求不必風雨至浸淫蚍蜉生穴柱從此始莊生亦知言信矣  
常棄智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一

鴈湖李壁箋註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二

古詩

孔子

聖人道大能亦博

史記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學者所得皆秋毫雖

傳古未有孔子蠛蠓豈足知天高

公孫丑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者也如公言則子貢為

蠛蠓即○莊子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注醯雞者甕中之蠛蠓

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撓一草搖

蟠桃桓魋欲殺孔子叔孫武叔毀仲尼猶蚍蜉而撼大樹

顏回已自不可測至死鑽仰忘

身勞言顏回所造已深於夫子猶有高堅之歎

揚雄三首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物成冬春揚

子出其後仰攀忘賤貧衣冠眇塵土文字爛星辰歲晚

天祿閣強顏為劇秦雄劇秦美新見於文選注云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危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

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趨捨迹少邇邇字恐是遠字或苟字又謂迹若淺近然行藏意終隣

壤壤外逐物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紛紛輕用身往者或可返吾將

與斯人

其二

子雲遊天祿華藻銳初學法言今之學者非特為之華藻也覃思晚有得晦

顯無適莫雄始好詞賦擬相如以為式晚以為賦勸而不止頗似俳優非法言泛然而仕不以顯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豈嘗知符命

何苦自投閣莽既以符命自立劉歆子棻獻之棻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為薄謗嘲出異已

何故在此故曰豈嘗知

傳載固疎畧言此事出於愚儒以已度雄又有嫉雄而造謗者史官不察因遂實之而雄焉有是孟軻勸伐燕

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小知羞不為況

彼皆卓犖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

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扣馬之諫恐不應與食牛負鼎同指為不可信○萬章上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曾子固言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攷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樹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也豈不猶

孟子之意哉

其三

子雲平生人不一作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

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師人知不知無以

為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誰汝數

漢文帝

輕刑死人衆

文帝十三年詔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之

喪短生者偷

孟子齊宣王欲短喪漢文遺詔云朕既不德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以離寒暑之數然則前此民間皆服三年喪也堯崩

三載四海過密八音禮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三月遺詔云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又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是教人以偷薄

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露臺惜百金

周人之金以鎰計漢人之金以斤計斤方寸而重一斤也惠帝初即位賜將軍四十斤鄭氏計四十金四十斤

也孝文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然則一金非今一兩之謂

南陵即灞陵也灞陵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在長安南故王粲詩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淺恩施一時長患被九州

州

### 秦始皇

天方獵中原狐兔在所憎傷哉六孱王

張耳傳貫高曰吾王孱王也

鷲鳥膺

始皇紀注鷲鳥鶻鷹突向前其性悍勇

搏取已掃地翰飛尚憑凌逝將

跨蓬萊以海為工陵

始皇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入海求仙人

勒石頌功德羣臣助驕矜

始皇作琅邪臺立石刻頌功德

末云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千金石以為表經

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蚩蚩彼少

子何用辨堅冰

秦焚書既專事刑名獨易以卜筮之書雖免於焚而不讀矣胡亥始皇之少子

### 韓信

韓信寄食常歉然邂逅漂母能哀憐

信傳家貧无行常從人寄食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

之飯當時噲等何由伍但有淮陰惡少年

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又信微時淮陰

少年侮信令出跨下信王齊召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少年亦信之徒非噲等敢望

誰道蕭曹刀筆吏從容

一語知人意

信數與蕭何語奇之信亡何不及以聞追之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壇上平明大

將旗舉軍盡驚王不疑

王名信拜為大將何曰王素嫚无禮此乃信所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盡驚

龍且聞信怯

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

龍且聞信怯

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

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  
 鴻溝天下已橫分談笑重來卷楚  
 氛羽自知少助食盡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漢王欲歸張良陳平諫乃徵信引兵會垓下遂滅楚○襄二十七年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但以怯名終得羽誰為張費兩將軍少年侮信雖長信熱視俛出其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然則信自微時已有怯名矣○漢五年信將三十萬垓下自當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此言兩將軍猶腹背之毛其實當羽者信也○觀史記乃孔將軍諸本作張字誤

叔孫通

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

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後以對羣盜特鼠竊二世說拜為博士言但知秦禮而

已不足以知三代之禮樂也

量主欲有為兩生皆不欲

始漢儀務為簡易羣臣醉至拔劍擊柱通知上益厭

之說上曰禮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此云量主欲有為者為是也方通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汚我

草具一王儀

草具謂綿蕪也漢贊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

羣豪果知肅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十月始用所制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

黃金既徧賜

通

朝儀竟賜金五百斤

短衣亦已續儒術自此凋何為反初服始通

既出皆以賜諸生

降漢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至是始易其衣不復為短衣○楚辭退將復修吾初服意言通既自貶以從時雖返儒服何益

東方朔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

褚先生續滑稽傳云朔上書用三千奏牘詔拜為郎數賜緜帛擔揭而去人主左右

諸郎半呼之為狂人朔嘗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材多不可數上知朔多端名問朔何恐侏儒為材多不可數亦多端之意

射覆亦絕倫

朔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朔得之連中輒賜帛

談辭最詼怪發口如

有神

朔雖談笑然觀察顏色直言切諫○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

以此得親幸賜予頗不貧

滑稽

傳云建章宮後閣有物出焉其狀如麋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後昆邪王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金玉本光瑩泥

沙豈能埋時時一悟主驚動漢庭臣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朔斥董偃不得侍酒宣室且言偃以人臣私侍公主敗化亂禮傷王制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罪當斬又言淫亂之漸其變為

纂上為更置酒北宮又諫廢苑園陳不肯下兒童本傳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為屈故言不肯下

兒敢言詆平津上嘗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汲黯膠倉終軍司馬遷之倫皆辯智閑達溢于文辭先生

自視何與比朔對臣觀其挿齒牙樹頰頰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脚連睢何知夷

與惠空復忤時人揚子或問東方朔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又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

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注云朔非夷

曠而尚取容依約玩弄於世何所比哉何知夷與惠謂朔雖時直言有補然其實

楊劉

人各有是非犯時為患害唯詩以譎諫言者得無悔厲

一作王昔監謗變雅今尚載監謗事見國語然名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皆作詩刺之今民勞板蕩抑桑柔等篇

尚載於末世忌諱繁此理寧復在南山詠種豆議法過四

罪楊惲傳與孫會宗書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注蕪穢言漢庭之荒亂也帝見書惡之廷尉當愾大逆無道

要斬故云過四罪劉禹錫召還宰相欲任以兩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

玄都戲桃花母子受顛沛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連州詩言顛沛指此也後自和州入為主客復作玄都桃花詩

疑似已如此況欲諄諄誨事變固不同楊

劉可為戒

臧倉

位在萬乘師孟軻猶不遇揚子雲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孟子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豈

云貧與賤世道非吾趣意行天下福事忤油然去命也

固有在臧倉汝何與

田單

潛王萬乘齊走死區區燕潛王走莒淖齒殺之言以大國而困於弱燕自取之也田單一即

墨即墨大夫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拒燕掃敵如風旋舞鳥怪不測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

飛鳥悉翔舞而丁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騰牛怒無前燕軍蓋解

教我取一卒東向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及於其角而灌脂東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駭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飄飄樂毅去磊砢功名傳掘葬與劓降論乃愧

儒先單宣言曰吾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卒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

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此言愧儒先以其用誦詐勝也

深誠可奮

士王蠋豈非賢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虐也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此謂單之功不及蠋也

戴不勝

昔在宋王所皆非薛居州區區一不勝辛苦亦何求懷

祿詎有恥言既懷祿則為竊位廉隅毀矣知命乃無憂比士自可憐能復識

此不

陸忠州

虞人以士招御者與射比當時尚羞為況乃天下士孟

萬章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旌又滕文公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正陵弗為也

英英陸忠州

學問輔明智低回得坎坎坷勲業終不遂嘗謂宣公雖以忠諫名然使德宗呼之為陸九

開元行

君不聞開元盛天子糾合雋傑披姦倡韋后弒中宗矯詔稱制立宗以臨淄王與劉幽

求鍾紹京等定策討亂或請先啟相王立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夜率萬騎入北軍誅韋氏安樂公主韋巨源武延秀等相王即皇帝位王為

皇太子又三

幾年辛苦補四海始得完好無疽瘡立宗覽鏡云吾雖瘡天下肥矣

一朝寄託誰家子威福顛倒誰復理寄託謂李林甫楊國忠那知

赤子徧愁毒祗見狂胡倉卒起茫茫孤行西萬里天寶十四載

山反次偏仄歸來竟憂死子孫險不失故物上自蜀還居于興慶宮上元元年為

李輔國逼遷西内悒悒以終。漢成趙后傳云我危殺之注危險也春秋傳祀夏配天不失故物社稷陵夷從此始由

來犬羊著冠坐廟堂安得四鄙無豺狼漢書龔遂曰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左

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又沐猴而冠皆同此義。張綱傳豺狼當道

### 相送行效張籍

一車南一車北身世忽忽俱有役憶昔論心兩綢繆那

知相送不得留但聞馬嘶覺已遠欲望應須上前坂秋

風忽起吹沙塵雙目空回不見人晉王導傳西風塵起舉扇自蔽詩燕燕篇瞻望弗及佇立以

泣即此意

### 陰漫漫行

愁雲怒風相追逐青山滅沒滄江覆少留燈火就空床

更聽波濤圍野屋李白詩北風三日吹倒江倒即覆也憶昨踏雪度長安夜宿

木瘤還苦寒木瘤地名在舒州魏武有苦寒行誰云當春便妍暖十日八九

陰漫漫杜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寧戚飯牛歌長夜漫漫何時旦

### 一日歸行

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平生歡意苦不盡

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瑟施總帷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總帳青

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今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周勃

傳君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漢武為李夫人作歌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樂天哭夢得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得見無亦此意。上三詩相送行恐謂司馬公及韓持國呂晦叔輩陰漫漫恐指呂惠卿輩也一日歸行恐是元豐末年時作

### 汴流



汴水無情日夜流不肯為我少淹留相逢故人昨夜去  
不知今日到何州言逝水無頃刻之駐猶故人行不已也州州人物不相似處  
處蟬聲令客愁可憐南北志未一作意不就二十起家今白頭  
揚雄傳丁董用事諸附離者或起家至二十石

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鞞一作控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逶迤一虎出馬

前白羽橫穿更人立盧綸擒豹歌捨鞍解甲疾如風人忽虎蹲獸人立○白羽箭也回旗倒戟四

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放蹄入謂馬蹄爪牙蹭蹬不得施磧上流

丹看來濕李白胡馬歌白及灑赤血流沙為之丹胡天朔漠殺氣高煙雲萬里

埋弓刀唐人詩大雪埋弓刀穹廬無工可貌此漢使自解丹青包言胡

人不能畫漢使自摹寫也○杜詩粉黛亦解包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甫杜

曹將軍畫馬歌縞素漠漠開風沙又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絹素低回使我思古人此地搏兵走戎

羯田敬仲世家馮因搏三國之兵○吳漢等贊戎羯喪其精膽注羯本匈奴別種又史記其民羯羴不均皆健羊名言性健悍而不均禽逃獸

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宴眠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

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李廣傳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又廣傳吏當廣贖為庶人數歲與穎陰侯

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少陵詩杜曲幸有桑麻田欲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二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三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杜甫畫像

苕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時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

人之詩得之矣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

甫上書自稱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

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惟天子哀憐之觀此其窮可知矣

青衫老更斥

甫至德二年自賊中走鳳翔謁帝拜右拾遺

旋以房瑄罷甫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坐是斥

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

賊森戈矛

傳稱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居開切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為華州司功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自

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從嚴武幾為所殺武卒崔  
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沂沅湘吟哦當此時不廢

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

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

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

起公死從之游公不喜李白詩而推敬少陵如此特  
以其一飯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

###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魯公之書既絕倫歲久更為時所珍荒壇壞塚朽崖屋

劍落風雨埋煨塵斷碑數尺誰所得點畫入紙完如新

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親歐公集古錄敘好之已篤  
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故

上自周宣下更史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窮崖絕谷荒  
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延陵謂長文也六書篆籀數變

改訓詁後世多失真六書即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注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所謂字有六義者是

也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至秦焚燒

先典古文遂絕李斯趙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程邈造又

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蓋秦厭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又上谷王次仲始

作楷法所稱妄鑿者後來蕭衍評書三十六種之類亦是也大抵自秦改小篆作

隸書人益趨簡便古法既變字義浸謫許叔重患其若此集倉雅之學研

六書之旨作說文解字十五篇篆籀之體由是粗可考然得其真者寡矣誰初

妄鑿妍與醜坐使學士勞骸筋梁鵠相魏以勤書自効張伯英臨  
池學書池水盡黑皆勞骸筋者李

端伯記二程語云子弟凡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

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

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堂堂魯公勇且仁出遇世難親經綸揮

毫卓犖又驚俗豈亦以此誇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

必勉強方通神杜詩書貴瘦  
硬方通神詩歌甘棠美名伯愛惜蔽芾由

思人時危忠誼常恨少寶此勿復令埋埋鄭駟歎殺鄧析君  
子謂子然不忠詩

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歐公言  
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未必不寶也又云古人豈皆能書獨其賢者傳遂遠

### 荅揚州劉原甫

原甫知揚州在嘉祐元年二年三年國史傳敞  
字仲原父袁州臨江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

一編排官王堯臣以親嫌自列乃以為第二名入朝判考功言夏  
竦謚文正不應去張貴妃追號温成皇后有請立忌者敞言太祖  
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  
越禮乎嘉祐四年裕饗薦羣臣上尊號敞言自寶元以來不受徽  
號今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仁宗從之禮官建白請  
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饗於別廟不升合食敞奏九經所載禘祭  
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以為證所謂未  
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國朝循守行之且百年今羣臣不務推  
原春秋之義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  
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  
欲擯隔四后不得合食於先帝臣竊恨之昔貢禹議罷原廟丞相  
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非一自以謂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  
元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皆悔之則无及矣敞為人明  
白俊偉善論說當時學者未知崇尚經術獨敞能傳經引義自六  
經諸子百氏至傳記小說无不通貫而文章尤敏贍在西掖一日  
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食頃九制數千言  
已就遇事多所建明以好譏議為執政所忌故知制誥積七  
年不遷卒年五十據此則公詩所稱高世才真不虛美矣

少食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為生晚更拙懷祿尚遲留  
勉詎有補詩通勉從事强顏包衆羞易否包羞位不當也謂我古人風知君

以相優

公自注云來詩有因君古  
人風更欲投吾簪之句

君實高世才主恩正繆綢

矣哀此民華簪寧易投

北山移文昔聞  
投簪逸海岸

寄鄂州張使君

昔人寧飲建業水共道不食武昌魚公來建業每自如

亦復不厭武昌居

孫權黃武八年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  
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居

武昌山川

今可想綠水逶迤煙莽蒼白鷗晴飛隨兩槳岸薺茸茸

映魚網投老留連陌上塵思君一語何由往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名絳工於文詞為流輩所推神宗  
遇絳甚厚其卒也詔其家集平生

之文章上之絳在中書蕃夷書詔多出其手居外所至有威名然  
傷急暴○絳自鹽鐵副使出知福州擢天章閣待制始班侍從故  
詩云改  
新涉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

莊子生物以  
息相吹也連城默

如霧閩王舊宮室

五代史王審知封閩王

丹漆美無度今為大帥府千

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我我中天閣鳴玉

改新步銜詔出梨嶺方為遠人慕

梨嶺閩之最高山

旌旗滿流水

冠蓋東門駐四坐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

侯正求助

詩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樊侯公自指也本傳稱絳誥事公父子云

名城雖云樂行矣未

宜遽

厚之到閩有詩謝京師故人曰丹荔黃甘北苑茶勞君誘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樓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

傷杜醇

杜生四五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

詩意謂有道者无所假於外而樂

耕

桑有妻子

漢楊惲荅孫會宗書率妻子戮力耕桑

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鮑明遠東武吟

倚杖牧雞豚純同郭景純江賦筒灑連鋒罾雷比船注筒灑罾雷取魚器也

歲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

涯一柸飯夙昔相逢喜談辭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

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予死古風久

凋零好學少為已悲哉四明山此事

一作士

今已矣

公為鄞縣常有書請

醉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越人問其安否公厚醇如此其退之所稱董召南之流乎讀公詩可想見其人

哭梅聖俞

歐公亦有哭聖俞詩同此韻○王文康初見聖俞文歎曰二百年死此作矣近臣薦公經明行修願得留與國

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柏舟文辭感激多所憂

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偷紛紛作者始可羞

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

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緯麗散九州眾皆少銳老則不

公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道

道人宣令之官正義訓道為聚聚人而令故以為名

貴人憐公青兩眸

阮籍傳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來乃見青眼

吹噓可使高

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

岑樓山之銳嶺者貴人謂歐公輩徒能資之而不能薦也歐公歸田錄云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口空能

乞錢助饋餽疑此有物司諸幽爾雅饋餽稔也釋曰稔熟也孫炎曰蒸之曰饋均之曰餽說文云饋

一蒸米也餽飯氣流也大雅洞酌云可以餽餽其義同韓集南山詩或如火煇煙或若氣餽餽○公所以得為國子監直講者以近臣趙縝等薦然未足究其蘊猶不薦也檀弓北面

求諸幽此借用棲棲孔孟葬魯鄒後始卓犖稱軻丘聖賢

與命相楯矛勢欲強達誠無由詩人況又多窮愁李杜

亦不為公侯公窺窮阨以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嗟

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梁王彥章語飄然載喪

下陰溝粉書幅軸懸無旒公嘉祐五年死於京師年五十九其孤增載其柩歸宣州○官小者於制無旒高

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聲謳母仙遊縣太君東氏清河縣太君張氏聖俞死張氏猶在○商

聲屬秋而悲窳戚扣牛角而商歌謂作商聲也

遊章義寺

章義寺本齊集善寺唐改今名又改為法雲院在蔣山寺西

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鑣拂榻寄午夢起尋北山椒山

也岑蔚鳥絕迹悲鳴惟一蜩歡言與僧期於此共簞瓢

斬松八九根窗壁具一朝伏檻何所見蒼蒼圍寂寥巖

谷寒更靜水泉清不搖安得有車馬尚無漁與樵神茂

真觀復道家云神住則氣住氣住則形住世人多苦神氣散亂真觀何從而復公所謂真觀者即元神非識神也心明衆塵消

陰嶺有佳客儻來不須招

節祈澤寺

按建康志祈澤寺在府城東驛路之北去城二十五里宋少帝建

駕言東南還午節投僧館山白梅蘂長林黃柳芽短筇

簪沙際來元結傳帶筇筇而盡船獨聲斷而揮車筇力丁切筇息拯切取魚籠也畧約桑間斷武帝紀初推酒酤注

推者步涉橋爾雅謂之石春映一川明雪消千壑漫魚隨竹影

浮鳥誤人聲散翫物豈能留干時吾自懶

荅瑞新十遠

瑞新死心禪師。公集有書瑞新道人壁必此人也。今附於此。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

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京師聞其死者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林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

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謹題

遠水悠悠碧遠山天際蒼中有山水人寄我十遠章我時在高樓徙倚觀八荒亦復有遠意千載不相忘

送文學士倅邛州

文同與可也。上世自巴徙梓之永泰登皇祐元年高第嘉祐四年任館職以親老請

通判邛州誌稱與可資廉方居家不問資產所至尤恤民事有不便如已納之阱中必為出之而後已退而齊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廢事親孝未嘗違去晨暮恬於遠宦以便甘旨者十有餘年不趣時好不避權仇修其在已而不求其在人者安義與命蓋超然自得平居以言誨諸子而自踐之者其大旨如此故凡與之游皆名節文行之士顯用於今者而公獨不與

焉命也夫司馬溫公嘗遺書曰與可襟韻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光心服者非特辭翰而已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

按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乃選郡

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廩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秋起相望

據與可誌銘范子功作云其先文翁廬江人為蜀守子孫因家焉

操筆賦上林脫身選

為郎

司馬相如上林賦奏天子以為郎

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旁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忽

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檄

相如既拜中郎將建節乘傳往賂西南夷至蜀太守

以下郊迎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相如為郎會唐蒙發吏民千人轉漕萬餘人通夜郎越中巴蜀大驚恐於是遣相如責蒙因以檄諭告蜀民以非上意不訪碧雞祥

水經越雋有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民多見之漢遣王褒往祭欲致其雞馬道病卒褒碧雞頌曰

敬移金精神  
馬縹碧之雞

問君行何為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

前芳豈特為親榮區區誇一方

漢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  
化於眾庶召王褒使作中和樂職

宣布  
詩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中道參政  
綬之季子

漳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為我為

魏史

起引漳水溉鄴漳濁漳也按水經出上黨長子縣西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漢志曰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  
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行田也以百頃鄴獨二百畝  
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  
魏之河內  
民歌之  
又貨殖傳太公封於營  
正地為鹵注鹹地也  
頗覺漳可引但為談者嗤  
介甫既相遣程助  
治漳水一方大騷

送張公儀宰安豐

縣屬  
壽州

高議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詩

楚客來時鴈為伴歸期祇待春冰泮鴈飛南北三兩回  
回首湖山空夢亂秘書一官聊自尉安豐百里誰復歎  
揚鞭去去及芳時壽酒千觴花爛漫

送陳諤

有司昔者患不公糊名謄書今故密論才相若子獨棄  
外物有命真難必鄉閭孝友莫如子我願卜鄰非一日  
朱門奕奕行多慚歸矣無為惡蓬蓽

孫長倩歸輝州

溪澗得雨潦奔逸不可航江湖收百川浩浩誰能量溪  
澗之日短江海之日長願生畜道德江海以自方

送喬秀才歸高郵



薄飯午不羹空爐夜無炭寥寥日避席烈烈風欺幔謂予勿惡此何為向子歎長年客塵沙無婦助親爨寒暄慰白首我弟纔將冠遭迴歲又晚想見淮湖漫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田園在戮力且欲歸鋤灌行矣子誠然光陰未宜翫負米力有餘能無讀書伴

雲山詩送正之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

韓詩綿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又詰曲思曾繞

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子相諧熙

韓祭李氏文出從于人既相諧嬉

山城之

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

李義山聖女祠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

子今

去此來何時予有不可誰予規

正之謂孫侔公之畏友誰予規之語足見公始未嘗不樂聞忠

告也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三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三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四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和甫如京師微之置酒王哲字微之時知江寧

季子將北征貂裘解亭臯蘇秦黑貂之裘弊使君擁鳴騶出餞載

酒醪作詩寵行色坐客多賢豪信知大夫才能賦在登

高涉屺憂未已強歌反哀號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時介父新免母喪餘哀未忘

問言歸何時逮此冬風饕川塗良阻修箠轡慎所操黃

屋初啟聖黃屋謂英廟即位初也萬靈歸一陶詢謀及疎賤拔取皆

時髦往矣果有合可辭州縣勞漢梁竦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別孫莘老莘老名覺高郵人胡安定之高弟是王令一輩人與公素厚神宗欲革積弊覺言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

三言卷一  
亡上謂左右曰孫覺頗知理據此詩之作必在公未變法之前○  
莘老嘗為宣州太平縣令疑此是合肥簿滿秩入都注令時○介  
甫後自羣牧出憲江東莘老時猶在太平公集有與莘老一書論  
朋友切磨及鹽秤子事亦可見二公情分始未嘗不同後卒以論  
新法故  
異耳

逢原未熟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把  
手湖上舟望子欲歸時茫然乃分散獨背東南馳寥寥  
西城居邂逅與子期雞鳴入省門朱墨來紛披含意不  
自得強顏聊爾為會合常在夜青燈照書詩往往並余  
語至明不言疲忽忽捨我去使我當從誰送子不出門  
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如今與子相隨隨子至湖上逢  
原所嘗嬉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已懷今日愁更念  
昔日悲相逢亦何有但有鏡中絲

寄丁中允

丁寶臣字元珍晉陵人以太子中允知剡縣今詩題故  
稱中允也元珍以文行稱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多

元珍所  
成就云

人生九州間泛泛水中木漂浮隨風波邂逅得相觸始  
我與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然情義迺綢繆我於  
人事疎而子久已修磨礪以成我德大不可疇乖離今  
六年念子未嘗休豈不道相逢但得頃刻留歡喜不滿  
顏長年抱離憂古人有所思千里駕車牛嵇康傳東平呂安  
服康高致每一相  
思輒千里命駕如何咫尺間介甫為鄞縣元珍  
在剡故云咫尺而不與子遊顧惜五斗  
淵明無辜自拘囚念彼磊落者心顏兩慙羞剡山碧榛  
榛剡水日夜流山行苦無巘水淺亦可舟使君子所善  
來檄自可求何時有來意待子南山頭歐公元珍墓表言君治  
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

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始治剡如此後治諸暨以才行名用久在館閣

示平甫弟

汴渠西受崑崙水

崑崙水黃河也

五月奔湍射萬矢

萬矢猛矢也

高淮夜

入忽倒流碕岸相看欲生觜

司馬相如宜春宮臨曲江之隈即碕字鉅依切

萬檣如山

矻不動嗟我仲子行亦止自聞留連且一月每得問訊

猶千里老工取河天上落

老工水工也存中筆談自汴流埋澱水皆高出隄外

伏礫澶沙

卷無底土橋立馬望城東數日知有相逢喜牆隅返照

媚槐穀

穀楮也

池面過雨蘇篁葦欣然把酒相與閒所願此

時無一詭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

付與天地語所造至

是益高他人不足與及此故以語平父晦翁在史院酒半嘗為余誦此二句意氣甚偉

閉門為謝載酒人外慕

紛紛吾已矣

載酒揚雄事見前

憶蔣山送勝上人

蒼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深魚鳥樂

車馬迹絕人長閒

退之詩水聲激激風生衣

雲埋樵聲隔葱蒨月弄釣

影臨潺湲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惆悵何時還

相國寺啟同天道場行香院觀戲者

侏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忻怨

優人

宣言人將官職只好作奉使借官看人之處世亦何異戲者哉只作侏儒看又何忻怨之有

馬上轉韻

此詩疑不類介甫作

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儘東流

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

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捽茹亦山雌

場子修身篇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回之簞瓢癯如之

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碎茹亦山雌也何其癯詩意言雖處隱約貧困而泰然自足

乙巳九月登冶城作冶城即謝安王羲之所登處見上注

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躋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紅沉渚上日蒼起榛中霧即事有哀傷山川自如故

過劉貢甫

贛父名放敬弟也同中進士科治平末趙槩薦放可備館時放為屯田員外郎例不為校勘而執政止擬校勘以人言故也○神宗手詔推求太祖諸孫屬近行高者為王以奉太祖後放時為禮官曰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於太宗猶商及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更置後謂宜德昭德芳世世勿降爵從祀宗廟從之講官建言願得坐講下或以為可從放執常禮謂不當坐且云人主命之坐與人主不命而請之逆順分矣卒如放言熙寧十年名為國史編修官御史言放昔在館擲帽為戲不可任史職宰相為辨之持其奏不下放亦辭換開封府判官元祐初名為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初司馬光奏放與劉恕同修資治通鑑至是書成而恕已亡放請於朝為官其一子歐陽公始在政府首薦放辭學優贍履行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曾鞏掌外制舉放自代云竊以謂引拔衆林彌綸世務至於

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學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放所長實允茲選蘇軾乞留放奏云按放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自朝廷之所知不待臣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新進長育未成如放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張耒祭公文有云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綫羈擯守列郡吏畏民思又云誰與子仇敗子百方雖然今日竟何有云

去年約子遊山陂公嘗和貢父詩云何時扁舟却顧我還欲與子遊山陂今者仍為大梁客

天旋日月不少留稱意人間寧易得天明徑欲相就語

雪霰填城萬家白冬風吹鬣馬更驕一出何由問行迹

能言奇字世已少終欲追攀豈辭劇劇言勞劇之劇枕中鴻寶舊

所傳劉向傳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飲我寧辭

酒或索索盡也吾願與子同醉醒顏狀雖殊心不隔故知今

有可憐人回首紛紛斗筭窄左傳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然今反用謂貌異心同也可憐人指貢父

估玉

潼關西上古藍田太平寰宇志藍田縣屬雍州。周禮職方氏曰玉之美者曰珠其次曰藍蓋以縣出美玉故名藍田又有藍田

山有氣鬱鬱高拄天雄虹雌霓相結纏晝夜不散非雲

煙春秋元命包雄曰虹雌曰霓。至寶所在其上必有光氣新垣平言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秦人挾斤上其

巔視氣所出深鑿鐫得物盈尺方且堅以斤試叩聲冷

然持歸市上求百錢人皆疑嗟莫愛怜大梁老估聞不

眠操金喜取走踰蹙深藏牢包三十年光怪隣里驚相

傳欲獻天子無由緣朝廷昨日鐘鼓縣呼工琢圭寘神

筵按國史皇祐二年四月禮院言季秋饗昊天上帝及五方帝於明堂當用四圭有邸青圭赤璋白琥黝璜黃琮各一并薦饗景靈宮用四圭有邸一凡七玉檢會慶曆七年郊制昊天上帝玉用蒼璧及詳開寶通禮明堂祀昊天上帝玉用四圭有邸今請如通禮望下三司令所屬會少府擇嘉玉預行修製詔禮官詳定禮

神玉及燔玉制度以聞禮院又言若用景表尺即與黍尺差近恐真玉難得大者請以本院先定依聶宗義所說指尺為度製造從之公此詩當是作於皇祐初緣詩有神筵之語為明堂設也玉材細瑣不中權賈孫抱物詔使前紅羅複

疊帕紫氈發視紺碧光屬聯詔問與價當幾千眾工讓口無敢先嗟我豈識麗與全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鄭司農注云全純色也龍當作麗麗雜也

信都公家白兔

時歐陽公已位侍從爵信都縣開國男

水晶為宮玉為田常娥縞衣洗朱鈿宮中老兔非日浴

天使潔白宜嬋娟典畧白兔者明月之精。莊子鵠不日浴而白。揚

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鴉相望窺不得空

疑兩瞳射日丹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施亦何有詩大

東有採天畢載施之行注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憑光下視置罔繁衣褐紛紛謾回

首去年驚墮滁山雲出入墟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亦  
得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險幽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  
窘令予得為此免謀豐草長林且遊衍

金樓子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為狐計

者不若走於平澤詩稱得為此免謀必本諸此○據歐公白兔後卒逸去疑公不  
欲違物性而縱之託言失之耳公有思白兔雜言答梅公儀憶鶴之作今附於此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  
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嘯低垂兩翅趁節  
拍婆娑弄影誇嬌婉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  
橫出爭雄豪清樽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  
譏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遙兔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  
直上青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无慘纖腰綠鬢既非老者事玉山滄海一去何

車螯二首

沈存中云車螯即魁蛤也○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  
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稱江

瑶柱是也○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  
為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島嶼常有此氣

車螯肉甚美由美得烹燔殼以無味弃弃之能久存予

嘗怜其肉柔弱甘咀吞又嘗怪其殼有功不見論醉客  
快一噉散投牆壁根寧能為收拾持用謁醫門

本草云殼能治瘡癰

毒腫

其二

車螯肉之弱恃殼保厥身自非身有求不敢微啟唇尚  
恐搨者得

莊子公閱休冬則搨螯于江

空存維海錯萬物口牙工咀吞爾無如彼何可畏寧獨

人

言海之百怪亦善吞  
噬不獨人能捕爾也

游蕩四海溘

言畏禍太甚徒自苦耳不如蕩然  
肆志未必逢患也此言蓋有所託

曬其昏死生或有在豈遽得烹燔

詩意似有所譏

與平甫同賦槐

冰雪泊楚岸萬株同飄零春風都城居初見葉青青歲  
行如車輪蔭翳忽滿庭秋子今在眼何時動江舫言槐已實而未  
能歸○此詩八句而該四時全  
不促迫而優游有餘其妙如此

甘棠梨

甘棠詩所歌自足誇眾果

蔽蒂甘棠勿剪勿伐注甘棠杜也又小雅有杖之杜有皖其實則實者黎是也又山海經崑崙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葉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黎食之令人不溺亦甘棠黎之類

磊珂園夫盛採摘市賈爭包裹車輪動盈箱舟載輒連

柁朝分不知數暮在知幾顆但使甘有餘何傷小而橢

圓而長曰橢爾雅墳小主人捐千金飭餽留四坐柑棓與橙栗

在口亦云可都城紛華地內熱易生火問客當此時蠲  
煩孰如我

獨山梅花

獨山在宣州溧水縣距建康屬耳又有獨水

獨山梅花何所似半開半謝荆棘中美人零落依草木  
志士憔悴守蒿蓬亭亭孤艷帶寒日漠漠遠香隨野風  
移栽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顏色空空者如空羣之空言上林花皆不足進

同昌叔賦鴈奴

鴈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

色陰暗或无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畧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昔有淮南人張凝評事話之此人親曾採捕出玉堂閒話蔡寬夫詩話云鴈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鴈奴每羣宿輒往來巡視不暇蓋亦物之能愛其類者江湖間捕鴈必先以計殺鴈奴然後羣鴈可得宋景文公嘗著其說云

鴻鴈無定棲隨陽以南北嗟哉此為奴至性能惻人  
將伺其殆奴輒告之亟舉羣寤而飛機巧無所得夜或



以火取奴鳴火因匿頻驚莫我捕顧謂奴不直嗷嗷身  
百憂泯泯衆一息相隨入矰繳豈不聽者惑偷安與受  
給自古有亡國君看鴈奴篇禍福甚明白此猶忠臣為國家計繩昏警惰衆既  
不喜又共嫉之○詩哀鳴嗷嗷此言鴈奴身懷百憂而衆鴈安眠也○相隨言既不用事敗相隨俱死如吳張悌唐王彥章類是也

### 老樹

去年北風吹瓦裂墻頭老樹凍欲折蒼葉蔽屋忽扶疎  
野禽從此相與居禽鳴無時不可數雌雄各自應律呂  
我床撥書當午眠能驚我眠聒我語古詩鳥鳴山更幽  
我念不若鳴聲收但憂此物一朝去狂風還來欺老樹  
此詩託意甚深當是更張後作○屋一作屈○梁王藉僧祐之子也嘗遊若邪溪賦詩其畧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公詩又有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 賦棗得燭字

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在實為美果論材又良木餘  
甘入隣家尚得饑婦逐王吉傳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況余秋  
盤中快敢取饜足風包墮朱繒日顛皺紅玉贄享古已  
然幽詩自宜錄左氏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詩幽風八月剝棗緬懷青齊間萬樹蔭  
平陸誰云食之昏匿知乃成俗范蔚宗香譜棗膏昏鈍廣庭觴聖壽  
以此參肴藪願此赤心投皇明儻子燭梁蕭琛嘗侍宴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

### 飛鴈奉使時作

飛鴈冥冥時下泊稻梁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輕肥  
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萬里生還但偶然

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親亦可憐

沙漠中賦飛鴈不怨自非怨又難為語言至淺淺許

有反覆无窮之味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五

其四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寓言十五首

不得君子居而與小人游疵瑕不相摩况乃禍釁稠高語不敢出鄙辭强顏酬始云避世患自覺日已偷如傅一齊人以萬楚人咻云復學齊言定復不可求仁義多在野欲從苦淹留不悲道難行所悲累身修

其二

周公歌七月耕稼乃王術宣王追祖宗考牧與宮室

小雅

無羊宣王考牧也注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斯于宣王考室也注謂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

甘棠

能聽訟名伯聖人匹後生論常高於世復何實詩言此三者世以為

迂緩不切而不知致治必出於此且傷後生忽近務遠好高論而卒无其實所以民被其害

其三

婚喪孰不供貨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

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余嘗見楊龜山

誌譚勳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為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勳言為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周禮泉府凡賒者祭祀无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荆公此句乃後日青苗張本也平昔所論如此一旦得位自宜舉而措之當時獨公是先生劉貢父素與公善一書爭之最為切至○周禮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敏賒注云同共也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貫而予之孰有婚喪而不能贍者官當貸之孰有耕稼而不能贍者官當助之此公所以為新法○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并為非

其四

父母子所養子肥父母充欲富權其子惜哉術之窮揚子

為人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霸者擅一方窘彼足自豐四海皆吾家柰何

不知農霸謂各私其國如齊用管仲之類○管仲但設輕重魚鹽之利苟一時爾務農重穀乃王政也賈誼云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

其五

說說古之士出必見禮樂羣游與眾飲仁義得揚摧心

疲歌舞荒耳聒米鹽濁所以後世賢絕俗乃為學古所謂禮樂者

莫非形見於歌舞之際仁義亦不出乎日用飲食之間後世岐而為二荒於歌舞而不識禮樂聒於米鹽而烏知仁義其號為賢者必絕俗而後為學豈知道無精粗之間哉

其六

小夫謹利害不講義與仁讀書疑夷齊古豈有此人其

才一莛芒所欲勢萬鈞求多卒自困餘禍及生民夷齊不食周粟

謂其以臣而伐君此所謂求仁也俗薄乃妄意古無此事○莛芒公一再言之

其七

管管俗所共察察與世違違世有百善一疵惡皆歸就  
求無所得猶以好名譏彼哉負且乘能使正日微違世特立之士

為俗所惡苟有一善併百善而掩之矣。賢者無可指之過小人多以好名疵之。

其八

始就詩賦科雕鐫久才成一朝復弃之刀筆事刑名中  
材蔽末學斯道苦難名忽貴不自期何施就升平史記申子之學

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學。言士之學既陋一日為公卿探其中無有也何術而能致升平哉以其本非在上之物故也忽貴不自期如唐鄭五朱朴之類

其九

貞觀業萬世經營豈非艱其子一搖之宗廟靈幾殫開

元始聰明一肯奔岷山功高後毀易德薄人存難高宗不君武后

專國後改唐為周故言宗社之威靈幾盡。明皇始勵精致治晚荒惑播遷於蜀如周家八百以德不以功以功則易墮上德薄則不能庇民易以致亂故云人難存

其十

明者好自蔽況乃知我匹每行悔其然所見定萬一不  
求攻爾短欲議世之失耘而舍其田辛苦亦何實謂不自知而欲

知它人

其十一

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几席間惡名滿八區百  
年養不足一日毀有餘諒彼恥不仁戒哉惟厥初劉璋傳桓公一

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此即詩百年一日之意也

其十二

鐘鼓非樂本本末猶相因仁聲入人深孟子言之醇如  
陽貨篇樂云樂

何貞觀君從古同隋陳風俗不粹美惜哉世無臣  
云鐘鼓云乎哉詩意言移風易俗之本猶託器以傳。孟子仁聲入人深也。禮樂志既欲從古又同隋陳言房魏之徒不足以興禮樂

其十三

好樂世所共欲禁安能捨孰能開其淫要在習以雅歐  
人必如已墨子見何寡惜哉後世音至美不如野

其十四

遊鯨厭海濁出戲清江湄風濤助翻騰網罟不敢窺失  
身洲渚間螻蟻乘其機物大苦易窮一窮無所歸  
李白枯魚過河

泣詩作書報鯨鮓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公詩意同此斷章尤佳

其十五

猛虎卧草間羣鳥從噪之萬物忌強梁寧獨以其私虎  
終機械得鳥亦彈丸隨山雞不忤物嘿與鳳凰期  
物情共惡不必

緣私憾而始然也。鳥噪虎者惡其強梁也然鳥猶有不平之心若山雞之嘿則超然與物無忤矣

舟中讀書

冉冉木葉下蕭蕭山水秋浮雲帶田野落日抱汀洲歸  
卧無與語出門何所求未能忘感槩聊以古人謀

讀進士試卷

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  
漢靈  
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其中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名能為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于千人焉言鴻都漢末之亂制始以詞賦等取人而隋唐因之  
變今嗟未能於已空自咄流波亦  
不革如進士書判等科是也

已漫高論常見屈故今倣儻士往往棄堙鬱臯陶敘九  
德固有知人術聖世欲爾為徐觀異人出咄歎也詩意言既未能變俗自爾不

自訟

孔子見南子子路為不怡欲從公山氏勃鬱見色辭道  
如天之蒼萬物不能緇弟子尚不信況余乏才資明知  
古人仁語默各有時苟出不自慎果為聽者疑白圭尚  
可磨駟馬猶能追一言成不知雖悔欲何為子貢曰君子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借此以明子路之不知聖人

彼狂

上古杳默無人聲日月不忒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行

祖孫一死十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言爭起於生育漸眾而不給伏犧畫

法作後程漁蟲獵獸寬羣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

世為聰明方分類別物有名夸賢尚功列恥榮盡偽日

巧雕元精至言一出眾輒驚上智閉匿不敢成夸賢三語似莊老然

因時就俗救別黥惜哉彼狂以文鳴強

取色樂要聾盲詩意言不能反刻以朴刻偽以真惟隨時救之而已別點屢見別注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震

蕩沉濁終無清恢詭徒亂聖人氓豈若泯默死蠶耕恢

謂異端皆有絕人之才能持其說以惑人心曾不若泯然與眾出作入息而死於蠶耕之為愈也

寄題郢州白雪樓

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

況乃區區郢中小莊子聞折楊黃華則嗑然而笑之楚詞黃作皇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

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而和彌寡也

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朱樓碧

瓦何年有榱桶連空欲驚矯郢人爛熳醉浮雲郢女參

差躡飛鳥止墟餘響難再得欄檻茲名復誰表我來欲

歌聲更吞石城寒江暮空繞郢邊漢江上即石城也莫愁所生處

聖俞為狄梁公孫作詩要予同作

虎豹不食子鴟梟不乘雄人惡甚鳥獸吾能與成功傳

錄云惡虎不食子○莊子天運篇虎狼仁也曰何謂也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上句指中宗下句指高宗兩句皆指武后言其殺子棄夫也愛有以

計留去有勢不容計留恐指相王去謂廬陵王吾謀適合意幾亦齒奸鋒

梁公曾被來俊臣羅織下獄幾死後置帛書於褚衣中傳至其家其子光遠上變則天召見得免死武承嗣霍獻可皆請誅之后不從貶彭澤令又后嘗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常時恩淪九泉褒

饗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迎中宗於房州

取異代忠堂堂社稷臣近世孰如公空使苗裔孫稱揚

得詩翁謂聖俞一讀亦使我慨然想餘風

蒙亭取易蒙卦義

隱者安所逢在物無不足山林與城市語道歸一轂安一作委

○體道者喧靜兩遺何必偏於隱哉蓋遠迹林藪者恐見紛華而動耳孰知至人遺物耳目不能為之累○老子三十幅共一轂詩人論巨

細此指尚局束頗知區區者自屏忍所欲孰識古之人

超然遺耳目豈於喧與靜趣舍有偏獨命亭今何為似

乃畏驚俗至意不標揭閣名聊自屬夏風簷楹寒冬雪

窗戶煥春樊亂梅柳樊籬也秋徑深松菊壺觴日笑傲裙屐

相追逐此樂已難言持琴作新曲後魏刑密謂梁蕭深藻是裙屐少年

和王樂道烘蝨

秋暑汗流如炙輮

史記荀卿傳炙輮過髡劉向別錄云過字作輮輮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智不盡如

多輮也敝衣濕蒸塵垢浣施施衆蝨當此時澤肉甘於虎狼

餓咀嚙侵膚未云已爬搔次骨終無那

柳文每一爬搔塵垢滿爪嵇叔夜與山巨源書

性復多蝨爬搔无已○杜周傳内深次骨李奇注曰其用法深刻至骨也時時對客輒自捫

王猛捫蝨而談世事

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強復活爪甲流丹真暫破未能

湯沐取一空

淮南子云湯沐具而蟻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且以火攻令少挫

虞翻為蚤蝨所

昨悉以赴火周顛傳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

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毆百惡死焦灼肯

貸一凶生弃播已觀細黠無所容未放老奸終不墮然

臍郿塢患溢世

董卓築塢于郿號曰萬歲塢卓既誅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

是積日焚寶鹿臺身易貨

史記殷紀紂兵敗紂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冢中燎入化

秦屍

劉向封事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後收兒云羊羊入其鑿牧者照火求羊遺火焚其藏櫛

池上煨隨

遷莽坐

昭公十八年子產使司馬司寇行火所煨注煨炙也○漢兵攻莽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天文郎按拭於前莽旋席隨斗

柄而坐又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拭占時日之書彼皆勢極就煙埃况汝命輕侔

涕唾逃藏敗絮尚欲索

阮籍傳獨不見羣蝨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

埋沒死

灰誰復課熏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

爛額見澶州注

殘衆蟣恨未除自計寧能久安卧

抱朴子蚤蝨羣攻卧不獲安

和農具詩十五首

田廬

田父結田廬聊容一身息呼兒取茅竹不借鄉人力起

行廬旁朝歸卧廬下夕悠悠各有願勿笑田廬窄

即今觀穀寮也

僅可容身而宿轉移无常所○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梅宛陵集亦有農具詩十五首蚕具詩十五首題與公所賦同但韻不同耳梅云和孫



端叟意必  
同時作

颶扇

精良止如留疏惡去如擯如擯非爾憎如留豈吾吝無  
心以擇物誰喜亦誰愠翁乎勤簸颶可使糠粃盡此如朝  
廷之賞  
罰黜陟因其功罪賢否而施之初非出於好惡喜愠之私耳。  
孫綽嘗與習鑿齒同行綽在前鑿齒曰簸之颶之糠粃在前

樓種

富家種論石貧家種論斗富貧同一時傾瀉應心手行  
看萬壟空坐使千箱有利物博如此何慙在牛後

樵斧

百金聚一冶所賦以所遭此豈異鎔錡柰何獨當樵朝  
出在人手暮歸在人腰用捨各有時此心兩無邀

耒耜

耒耜見於易聖人取風雷不有仁智兼利端誰與開神  
農后稷死般爾相尋來山林盡百巧揉斲無良材詩意言  
農稷致

天下之大利若般爾則異此矣幾於導淫侈之原也。易繫辭神農氏  
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象曰風雷益

錢鋪

錢子踐切錢銚古田  
器也鋪鑄耘田也

於易見耒耜於詩聞錢鋪百工聖人為最功不薄欲  
收禾黍善先去蒿萊惡願因觀器悟更使臣工作考工記  
百工之  
事皆聖人  
之作也

耨鋤

鍛金以為曲揉木以為直直曲相後先心手始兩得莊  
子  
天運篇輪扁曰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秦人望屋食以此當金革君勿易耨鉏

耨鉏勝鋒鏑漢吾正壽王傳民以耨鉏董挺相撻擊犯法滋衆○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不用弓戟之兵鉏耨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鉏耨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鎧言陳勝起時但持此攻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注鉏與鏑同即箭鏃二注皆過秦論

襜褕也

采采霜露下披披煙雨中茅蒲以為友短褐相與同勿

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慙邊城戍齊語時雨既至

挾槍刈耨鎛以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襜褕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田野茅蒲笠笠也○史記刺綉紋不如倚市門○左傳文

公躬擐甲胄

### 臺笠

耕有春雨濡耘有秋陽暴二物應時須九州同我服孰

為生少慕得此自云足君思周伯陽所願豈華轂詩彼都人士臺

笠緇撮鄭氏曰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陸機草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為臺笠孔氏曰笠可禦雨因可以禦暑○史記老子字伯陽本傳云君子得其時則

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又素隱謂蓬累也

耕牛

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滴滴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身

無一毛利主有千箱實皖彼天上星空名豈余匹司馬相如上林

賦滴滴屈屈音決○詩小雅大東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 水車

取車當要津膏潤及遠野與天常幹旋如雨自滾瀉置

心亦何有在物偶相假此理乃可言安得圓機者天文志天體左

旋圓機謂車形圓也○漢陰老人抱甕而灌子貢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桔槔老人曰聞有機事必有心吾非不知羞不為也公詩意取子貢而與老人異文中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論九流哉

田漏

東坡遠景樓記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

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觀此詩則田之有漏江西蜀中皆然

占星昏曉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星

昏曉中事見月令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往奪

其時唐李紳詩芸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耘鼓

逢逢戲場聲壤壤戰時伍日落未云休田家亦良苦問

兒今隴上聽此何莽鹵昨日應官繇州前看歌舞莊子曰予昔為

禾耕而鹵莽之則實亦鹵莽而報予東坡詩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蓋病新法之擾也今觀公應官繇之語豈知後人乃亦以此譏公乎

牧笛

綠草無端倪牛羊在平地莊子不知端倪芊綿杳靄間落日一橫

吹橫吹軍中之樂此特指笛耳超遥送逸響誕漫寫真意豈比賣錫人吹

簫販童稚

詩簫管備舉注簫編小竹管今賣錫者所吹

牛衣

百獸冬自暖獨牛非毳毛無衣與卒歲坐恐得空牢主

人覆護恩豈啻一縑袍問爾何以報離離滿東臯牛衣詳見律舒

王章注。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坐恐得空牢慮牛寒而仆也。范曄傳曄微行弊衣以見須賈賈意哀之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因取一縑袍以賜之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五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六

蕭頭童野... 百燭冬自... 非... 手... 與... 卒... 煮... 坐... 忍... 昇... 空... 半... 主... 示... 平... 在... 地... 州... 縣... 蔡... 倫... 宅... 其... 中... 具... 存... 傍... 有... 池... 名... 蔡... 子... 池... 倫... 漢... 順... 帝... 時... 人... 始... 以... 魚... 網... 造... 紙... 縣... 人... 今... 猶... 多... 能... 作... 紙... 蓋... 倫... 之... 遺... 業... 下... 師... 古... 曰... 方... 併... 也... 善... 價... 徐... 取... 供... 善... 價... 徐... 取... 供... 善... 價... 徐... 取... 供...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六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冰看擣萬穀皮

晉書贊謂蕭子雲書窮萬穀之皮波工

龜手咤今樣

莊子不龜手之藥

魚網肯數荊州池

盛弘之荊州記曰棗陽縣蔡倫宅其中具存傍

有池名蔡子池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

霜紈奪色價不售虹玉喪

氣山無輝方船穩載獻天子

酈食其傳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

善價徐取供

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久寄金

穀地方執賜筆磨坳螭

唐志天子御正殿二史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內閣則分立第二螭首

和墨濡筆皆即坳處

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書新儀不然名山

副史本褒拔元凱誅窮奇司馬遷傳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咨予文

章非世用畫鏤空爾靡冰脂楊次公鹽鍊論內無其質而外揮毫

才足記姓字項羽傳籍少時學書不成去梁怒竊學又耻從師宜

衛恒傳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每書輒削而焚其柎遂以書名此言竊學謂鵠也又晉書右軍贊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迹又按師宜官南陽人時天下工書者皆聚於鴻都門至數百人稱宜官為首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今詩止稱師宜去官字蓋祖晉帖也忽忽

點汗亦何忍嘉貺但覺難為辭篇終有意責趙璧窮國

恐誤連城歸秦以虛詞欲取趙璧實无予城意故云恐誤史記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蘭相如奉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以秦

為雌孟嘗君傳馮驩謂秦王曰天下之士入秦者莫不欲強秦而弱齊入齊者莫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秦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

而可王傑文酬冲卿月晦夜有感

夜雲不見天况乃星與月蕭蕭暗塵定坎坎寒更發樓

歌客尚飲酪酏不畏雪巷哭復有人南州人間羊祜喪隣風

送幽咽紛然各所遇悲喜孰優劣君方感莊周浩蕩擺

羈絏歸來亦置酒玉指調絃撥獨我坐無為青燈對明

滅絃撥二物也鷓絃鐵撥琵琶以鷓雞筋為絃鐵為撥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云云曲江水天借九秋色樓臺飛半空秀色盤韶石韶石

見別載酒填里間吹花換朝夕笙簫震河漢錦繡爛冠幘

地靈瘴癘絕人物傾南極馬援鑄銅柱以標南極之處先朝有名臣介甫父楚公嘗

為韶州此言卧理訟隨息稍稍延諸生談笑顧賓客子來

適妙年謁入交履烏寂寥九齡後此獨望一國曲江公韶州人言子

思可虞翻禮丁覽虞翻傳初山陰丁覽太未徐陵或在縣吏之中韓愈侯

趙德韓趙見別注孤岸鎮頽波俗流未易識我方文葆中趙世家小兒被

葆日文旋逐旌旗蹟去思今豈忘耳目熟遺跡吏舍殷勤言

俛仰問乖隔當時府中兒侵尋鬢邊白下帷雖著書不

救寒餓迫董仲舒下惟講道謂宜門闌士官路久烜赫柰何猶差

池更捧丞椽檄捧檄見洵滄乳下子注驥摧千里蹄鵬墮九霄翻人生

無巧愚天運有通塞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榮華去

路塵謗辱與山積優游祿仕間較計誰得失送君強成

歌陟岵翻感激韓詩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公詩類此

送董伯懿歸吉州

我來以喪歸君至以謫徙蒼黃憂患中邂逅遇於此去

年服初除聽赦相助喜看君數歸月但屈兩三指嘉祐八年八月

公丁母憂時為知制誥觀詩意董由遷謫來金陵嘗從公游此詩送其歸鄉蓋赦後一年乃得歸茫然冬更秋一笑非

願始籃輿楊柳下明月芙蕖水僮飢屢窺門客罷方隱

几是非評衆詩成敗斷前史時時對奕石漫浪爭生死

送迎皆幅巾設食但陳米亦曾戲篇章揮翰疾蒿矢莊

在宥篇焉知桀跖之不為蒿矢也注蒿矢之猛者崔本作蒿君豪才有餘我老憊先止東城景

陽陌南望長干紫景陽宮在臺城內○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千金陵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民庶雜居

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欲斲三畝蔬於焉寄殘齒經過許後日唱

和猶在耳新恩忽捨我欣悵生彼已江湖北風帆拔柂

即千里相逢知何時莫惜縑與紙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沖卿

空庭得秋長漫漫寒露入幕愁衣單喧喧人語已成市  
白日未到扶桑間十洲記云扶桑地方萬里多生林木其葉如桑長者數千丈兩兩同根偶生故名扶桑永懷所  
好却成夢玉色髣髴開心顏逆知後應不復隔談笑明  
月相與閒

平甫歸飲在館中時作

無田士相弔亦以廢燕樂我官雖在朝得飲乃不數詩  
書向墻戶賓至無杯杓空取上古言醜之等糟粕有如  
揚子雲歲晚天祿閣但無載酒人識字真未博公自言識字不多載  
醜而問者少此近於戲也然識字亦豈易哉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獨以識字稱韓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而自謂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推此可知其非易也  
介甫登科為淮揚簽判時韓魏公作鎮喜介甫文學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每引古義爭事公一裁以法律往往不從介甫官滿既去有人獻公書書中多用古字公不能識持示羣寮亦不識公曰王廷評在必能識此人多識難字介甫聞之怒以為輕已疑此句有激而云也又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

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為法也

叔兮歸自東一笑堂上酌緒餘不及

客兒女聊相酢高談非世歡自慰亦不惡寄言繁華子

此趣由來各鄭谷詩一年流淚同萬里相思各

答陳正叔

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閒壯士困局束不如棄之完前漢

禮樂志涯注馬歌太乙况天馬下志倣儻精權奇體容與巡萬里又戰國策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者也○退之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之不盡不如不用利行有阨轍勢涉無恬瀾明明千年

羞促促一日歡陸士衡豫章行促促薄暮景注促促短貌孰肯避此世引身取平寬

超然子有意為我歌考槃予方慕孔氏委吏久盤桓得  
失未云殊聊各趨所安

過食新城藕

他年過食新城藕枕藉船中載親友

劉伶酒德頌枕藉藉糟

今年却到

經行處獨坐昏煙對舞柳甘酸向口無所適牢落盤殮

與樽酒水房玉節謾自好

穆天子傳西王母獻素蓮一房

欲御還休涕垂手

曾參宦學居常近

家語曾參齊嘗聘欲與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在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也

城離別初不久

陽城為國子祭酒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輩不

歸者斥之公益以此

教人詩所引恐此事

明州錢君倚眾樂亭

君倚名公輔仁宗時自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明州有善政自明名入為修注公

嘗舉以自代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艤船談笑政即成

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蕩銀河注想見明星弄機杼

載沙築成天上路

唐世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禁城至其第名沙隄

投虹為橋取孤

嶼掃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版  
舫來看置酒新亭上一百女吹笙綵鳳悲一夫伐鼓靈鼉  
壯安期羨門相與遊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踏鯨魚  
去陳迹空令此地留

列仙傳安期生琅琊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漢郊祀志李少君言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不合則隱後樂大亦言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美門碣石山上仙人名子高也

愛日 使虜時作○揚子孝子愛日

鴈生陰沙春冬息陽海溼冥冥取南北豈以食為累咨  
予愁病軀鄙朴人所戲無才治時難量力當自棄豈知  
塞上霜飄然亦何事高堂已白髮愛日負明義怨風吹  
平原 怨風當作悲風 秣馬聊一榻含懷孰與語仰屋思嘆喟孟母  
知身從萊妻耻人制一肉儻易謀萬鍾非得計

孟母事見列女傳萊



妻事詳見別注○顏曾之養何必萬鍾

荅裴煜道中見寄

煜慶曆六年省元係賈黯榜

君游苦數歸苦晚一驛險有千里遠知君陟降旦暮間  
馬力不勁厭長坂雨脚墜地花枝低風頭入溪蒲葉偃  
此處登臨不奈愁瓊樹森森遮疊巘

餘寒

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捫鬢祇得凍蔽面尚疑創士

耳恐猶墮馬毛欲吹僵

漢書上聞韓王信降匈奴上將擊之連城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傳

玄詩嚴風截人耳素雪隨地凝○西京雜記漢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踠縮如蜩

牢持有失箸疾飲無

留湯

先主方食不覺失匕箸言方寒手凍至不能執提

瞳瞳扶桑日出有萬里光可憐

當此時不濕地上霜

言日薄不能使霜消詩雨雪漉漉見暝日消

冥冥鴻鴈飛前望

去成行誰言有百鳥此鳥知陰陽豈時有必至前識聖

所臧

前識謂先見

把酒謝高翰我知思故鄉

憶鄞縣東吳太白山水

亦名孤城

孤城回首

一作望

詎幾何憶得好處長經過最思東山春樹

靄更憶南湖秋水波三年飄忽

一作百年顛倒

如夢寐萬事感激

一作

徒悲歌應須飲酒不復道今夜江頭明月多

韓詩一年月明今宵

多又有酒不飲爭奈明何

和微之藥名勸酒

此湊藥名為詩陳亞嘗有藥名詩云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某為臘寒呵子下衣

嫌春瘦縮紗裁世傳以為起於亞非也自梁以來如簡文帝元帝皆有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百首至唐張籍為離合詩有云江皇歲暮相逢地黃葉生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此觀之則藥名詩初不始於亞矣

赤車使者錦帳郎從容珂馬留閒坊

赤車使者從容見既別羊王二君注○珂大如鯁皮

黃黑而骨白以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紫芝生高夏山谷六

芝皆無毒○雞舌香按三省故事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使氣芬芳母丁香亦名雞舌香藥名勸酒詩實好陟

釐為我書數行涉釐乃水中苔今取以為紙名苔紙見本草草部真珠的樂鳴槽牀金

嬰琥珀正可嘗真珠出廉州邊海中有洲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歲刺史親往監珠戶入池採老蚌割取珠以充貢史君

子細看流光史君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亦似訶梨初始因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是獨用因號為史君子莫惜覓

醉衣淋浪獨醒至死誠可傷獨醒草名歡華易盡悲酸早人間

沒藥能醫老寄言歌管眾少年趣取烏頭未白前酸棗生河東川澤樹大如火棗實無常形味酸者是○沒藥生波斯國似安息香黑色○貫眾生玄山山谷苗似狗脊狀如雉尾○烏頭葉厚莖方中空葉四四相當與蒿相似曰前苗似細辛而大色白易折生洲渚沙磧之上○金櫻子今之刺榆子○松脂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

客至當飲酒二首

結屋在墻陰閉門讀詩書懷我平生友山水異秦吳杖

藜出柴荆豈無馬與車窮通適異趣談笑不相愉愉悅也謂語不

相投也寧復求古人浩蕩與之俱客至當飲酒日月無根株

張籍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斲出還入地使我少年不須更

其二

天提兩輪光環我屋角走自從紅顏時照我至白首子列

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中纔如盤蓋此不為日初出去入近日中時去人遠乎○杜詩云日月雙車轂纍纍地上土往往

平生友纍纍謂塚少年所種樹礫砢行復朽古人有真意獨在

無好醜冥冥誰與論客至當飲酒楊王孫傳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

形二聲詩意言人任運而生乘化而盡無獨存之理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不已乙未為至和二年公時為羣牧判官被使畿內後二年卒求常

州以

天旋無窮走日月爾雅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日月五星則右行日行一日一周天月行一月一周天

青髮能禁幾回首兒呻婦嘆冬復春強欲笑歌難發口

黃卷幽尋非貴嗜藜牀穩卧雖貧有二物長乘亦可憐

一生所得猶多苟黃卷藜牀非謂无此二物也不能盡其樂耳○南史江數讓婚表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

長乘

强起

寒堂耿不寐輾轉聞車聲不知誰家兒先我霜上行歎

息夜未央呼燈置前楹推枕欲强起問知星正明珠且

聖所勉齊詩有雞鳴嗟予以竊食更覺負平生詩女曰雞鳴士曰昧

且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飲裴侯家

此必是裴煜作郡江淮時語意可知也

裴侯飲我日向中四坐賓客顏皆紅掃除高館邀我入

自出糶麥憐民窮天邊眼力破萬里桑麻冥冥山四起

野心探尋殊未已更欲湔衣北城水忽見碧樹櫻桃懸

下馬恣食不論錢赤星磊落入我眼恐是半醉遊青天

裴侯方坐塵沙裏役身救物當如此我曹偶脫簿領間

同忍愛惜一日閒且歸拂席飽眠睡明日更看滁南山

送謝師宰赴任楚州二首

師宰陽夏公絳之子陽夏四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此景平也

珠玉不自貴故為人所憐賢愚亦如此好惡有自然聞

子欲東南使我抱憂一作幽悵炎風沙土中甘與子留連大

梁非無客跪起廢食眠相看獨不厭以此知子賢衰氣

已難强壯心方少年才高豈易得勗子在雕鐫

其二

昆崙一支流向東謂汴水也流入淮故言東七月八月船如風愛君少壯

此行樂恨我留連成老翁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神頭

兩岸水無窮伏檻荷花滿眼紅神頭屬楚州地名當時不得君攜

手今日山川在眼中

次韻遊山門寺望文脊山文脊山一名曷山在寧國縣西三十里

宣城百山間文脊尤奇峯拔出飛鳥上圖畫難為容聞

昔有幽人捫蘿追赤松赤松古仙人也遺形此古室孤坐鹿裘重

人去邈不反洞壑空藏龍按晉書隱逸傳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

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馬相温嘗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贊竟卒於山中側行

蒼崖煙俯仰求靈蹤遊者如可得甘棄萬戶封安能久

塵土傾倒相迎逢

疥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疔梁元云疥音疥兩日一發之瘡杜預注云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疥已是瘡何為復言遂疔乎。說文曰疥

瘡也周禮天官疾醫曰夏時有瘡疥病禮記月令民多疥癩

浮陽燥欲出陰濕與之戰燥濕相留連蟲生乃投間搔

膚血至股解衣燎爐炭方其愜心時更自無可患呼醫

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樂即有苦愜心非所願莊子樂未畢也哀又

繼之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六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七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四十韻

楚越千萬山雄奇此山兼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去  
 縣尚百里側身勇前瞻蕭條煙嵐上縹緲浮青尖青尖峰也徐  
 行稍復逼所矚亦已添精神去疊疊氣象來漸漸詩漸漸之石注  
 士街反公必別有所據又楚詞涕漸其若屑卸席取近岸卸席謂落帆也移船傍蒼蒹窺觀坐  
 窮晡未覺晷刻淹江空萬物息四面波瀾恬哉然九女  
 鬟爭出一鏡奩卧送秋月没起看朝陽暹暹日光升進也游氛蕩  
 無餘瑣細得盡規陵空翠燾舞照影寒銚銛言山出在水中如劍銚之寒且

銛利也 豕木立紺髮崖林張紫髯 山釋名山頂為豕非墳豕人家。李羣玉詩紺髮初簪玉葉冠。孫權有紫髯

將軍之號 變態生倏忽雖神詎能占當留老吾身少駐誰云饜

惜哉秦漢君黃屋上衡瀾 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雲夢望祀舜於九疑山紀不明言嘗登衡山也漢武元封五年

冬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瀾天柱山應劭曰瀾音潛同南嶽霍山在瀾瀾縣名屬廬州 等之事嬉遊捨此何

其廉我疑二后荒神物久已厭埋藏在雲霧不欲登昏

儉 秦之君臣上昏而下儉 又疑避褒封蔽匿以為謙或是古史書脫落

簡與籤當時備巡游今不存細縑終南秦之望太山魯

所詹天王與秩祭俎豆羅醯鹽苟能澤下民維此遠亦

沾方今東南旱土脉燥不黏尚無膚寸功豈免竊食嫌

神莽吾難知士病吾能砭文章巧傳會 漢表蓋贊蓋雖不好學亦善傳會 智

術工飛箱 鬼谷子有飛箱一篇飛箱謂縱橫之學 薦寶互珪璧論材自梗柟苟以

飾婦妾謬云活蒼黔 蒼生黔首合而言之 豈如幽人樂茲山謝間閭

穴石作戶牖垂泉當門簾尋奇出後徑覽勝倚前簷超

然往不返舉世徒咕咕 實嬰咕咕自喜耳 高興寄日月千秋伴烏

蟾遐追商洛翁秦火不能炎近慕楚穆生竟脫楚人鉗

楚王戊不設醴穆生云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吾意竊所尚人謀諒難僉

重和

誰謂九華遠吾身未嘗詹 九華山錄云此山奇秀高出雲表峯巒異狀厥數有九故號九子山李白因游江漢

睹其秀異遂更號九華山 唱篇每起予予口安能箱憶在秋浦北空江上

新蟾光潔瀉一鏡迴環兩隄奩 一鏡奩曲堤萬瓦跳猛雨杜牧秋浦詩即池州也 露坐

引衣襟 衣襟衣領也 風行欹帽簷維舟當此時巨細得盡瞻試

嘗論大畧次乃述微纖此山廣以深包蓄萬物兼噓雲

吐霧雨生育靡不漸巍然如九皇德澤四海沾此山相  
 後先各出羣峯尖毅然如九官羅立在堂廉挺身百辟  
 上附麗無姦儉此山高且寒五月不覺炎草樹淒已綠  
 冰霜尚涵淹頽然如九老白髮連蒼髯白樂天嘗與胡杲狄兼謨等燕集皆高年不仕者時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此山當無雲秀色鬱以添姍然如九女靚飾出  
 重簾靚飾及九女並見上注○道書承為姍女珮環與巾裾紺玉青紈縑遠之妍西  
 施近或醜無鹽句踐所獻吳之美女為西施○无鹽女齊之醜婦人也宣王召見拜為王后齊國大安變態不可  
 窮詩者徒咕咕我初勇一往役世難安恬浪荒不走職  
 民瘼當誰砭乖離今數旬夢想欲窺覘自期得所如何  
 實釋囚鉗念昔太白巔下視海日暹公嘗宰鄆縣有大白嶺竭來天柱  
 游屐齒尚苔黏猶之健飲食屢饗亦云饜胡為慕攀踏

已憊且不嫌豈其仁智心山水固所潛男兒有所學進  
 退不在占功名苟不諧廊廟等間閭况乃掄椽杙其誰  
 辨梗柎歸歟巖崖居料理帶與籤詩謂所取皆樸楸小才又何梗柎之辨○籤帶書飾也得  
 石坐兀兀逢泉飲厭厭取舍斷在獨豈必詢謀僉子語  
 實慰我寧殊邑中黔左傳邑中之黔實慰我心玉枝將在山當倚以葭蒹  
世說蒹葭倚玉樹詩力我已屈鋒鏃子猶銛扶傷更一戰語汝其  
 無謙

次韻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雪釋沙輕馬蹄疾北城可游今暇日濺濺溪谷水亂流  
 漠漠高原草爭出嬌梅過雨吹爛熳幽鳥迎陽語啾啾  
 分香欲滿錦樹園剪綵休開寶刀室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為

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浴內亦剪絲為荷芰芡菱乘輿游幸則去水而布之。刀室謂鞘也。

胡為我輩坐自苦

不念茲時去如失飽聞高徑動車輪甘卧空堂守經帙

淮蝗蔽天農久餓越卒圍城盜少逸至尊深拱罷簫韶

元老相看進刀筆

賈誼傳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箱篋注刀所以削書札公譏柄國者亦甚矣

盲風生物尚

有意

盲風疾風也盲風而言生物未詳

壯士憂民豈無術不成歡醉但悲歌

回首功名古難必

### 收鹽

州家飛符來比櫛

詩其比如櫛如櫛之相比迫也

海中收鹽今復密窮囚破

屋正嗟歛吏兵操舟去復出海中諸島古不毛島夷為

生今獨勞不煎海水餓死耳誰肯坐守無亡逃爾來盜

賊往往有劫殺賈客沉其艘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

與爭秋豪

島夷之民不煎海何從得食而官又禁之其為盜固宜。公嘗語東坡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弗為乃可

### 省兵

有客語省兵省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前

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眾亢彼寡雖危猶幸全將既

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敗孰繼

言將不足賴猶恃多兵可以禦敵併兵省之兩者皆無矣蓋公

意非謂兵多為足恃苟能擇將則兵少亦何至遂敗乎

胡來飲秦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

緣驕惰習已久去歸豈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

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

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

言民力於農天

不能使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

先儒嘗言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眾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而取之王莽百萬之眾而光武昆陽之眾八萬仍有在



城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謹任人聞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申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敗據此雖言兵以少勝而擇將之說畧與公同

發廩

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令民就穀

後世不復古貧窮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築

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寡婦見兼并注

○入粟公卿如卜式黃霸之徒○公意欲復井田使貧富均而無位以行也按井田之制張子曰程氏兄弟皆有意復古公後得志乃都不可及大意

苦未就小官苟營營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公以皇祐三年倅舒州至

和元年除館閣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鰥惇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

盈鄉豪已云然罷弱安可生茲地昔豐實土沃人良耕

他州或此窳漢書地理志皆窳偷生而亡積聚如淳曰皆音紫窳音庾師古曰皆短也窳弱也貧富不難評

函詩出周公根本詎宜輕願書七月詩一寤上聰明

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雖

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原田

敗粟麥欲訴嗟無賅一作諫○民訴旱必以錢言吏之無狀也間關幸見省鞭笞隨

其後況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

負鄉隣銖兩徵坐逮空南畝取貨官一毫姦桀已云富

取貨言官所得至微而姦猶並緣自豐彼昏方怡然自謂民父母竭來佐荒郡

懍懍常慚疚昔之心所哀今也執其咎乘田聖所勉况

乃余之陋內訟敢不勤同憂在僚友

美玉

美玉小瑕疵國工猶珍之大賢小玷缺良交豈其絕小缺可以補小瑕可以磨不補亦不磨人為柰爾何

寄曾子固

公集有同學一首別子固子固作懷友一篇遺公可見其相愛也至晚年乃方相違爾

吾少莫與合愛我君為最君名高山嶽竭巖嵩與泰低心收養友似不讓塵壒又如滄江水不逆溝畎澮君身揭日月遇輒破氛靄我材特窮空無用補倉廩謂宜從君久垢污得洮汰

李斯傳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洮徒刀反洮類也

人生不

可必所願每顛沛乖離五年餘牢落千里外投身落俗

杜牧詩熱去解鉗鉞

平居每自守高論從誰丐搖搖

西南心夢想與君會思君挾奇璞願售無良儈

會古外切合市也

窮閻抱幽憂凶禍費襍糲州窮吉士少誰可壻諸妹

按子

固擇諸妹所歸皆得良士

仍聞病連月醫藥誰可賴家貧奉養狹誰與通

貨貝詩人刺曹公賢者荷戈役柰何遭平時德澤盛汪

滅鸞鳳鳴上下萬羽來翩翩呦呦林間鹿爭出噬苹蘓

方今高世士動輒遭狼狽人事既難了天理尤茫昧聖

賢多如此自古云無柰周人貴婦女扁鵲名醫癘

帶字書下病也

扁鵲傳鵲名滿天下旁游六國至邯鄲聞趙貴女病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瘡醫入咸陽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改變無所滯礙貴婦人乃趙人非周人今稱周或別有出處

嗟今無常勢趨舍唯利害而君信斯道不問身窮泰弃捐人間樂濯耳受天籟諒知安肥甘未肯

顧糠粃龍螭雖蟠屈不慕蛇蟬蛻令人重感奮意勇忘

身最何由日親炙病體同砭艾功名未云合歲月尤須

惘懷思切劇効中夜淚霽霈君嘗許過我早晚治車軼

說文軼車轄也從車大聲徒蓋反山蹊雖峻惡高眺發蒙肺

肺目不明也漢淮南王傳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峯巒碧參差木樹青掩蕩桐江路尤駛

桐江在舒公作此詩必在舒時也飛槳下鳴瀨魚村指暮火酒舍瞻晨旆清醪足消憂玉

鯽行即膾行行願無留日夕佇傾蓋會將見顏色不復

謀著蔡延陵古君子議樂耻言郤

蔡大龜也○襄公二十九年季子觀周樂自郤以下无譏焉細事豈足論故欲論其大披披發鞬橐慄慄見戈銳探

深犯嚴壁破惑翻強旒

左氏桓公四年檜動而鼓杜注曰旒旒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為號令離

行步荃蘭偶坐陰松檜宵床連衾幃晝食共麓糲茲歡

何時台清瘦見衣帶

梁沈約傳約與徐勉書曰百日數旬革帶嘗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減半分作詩寄

微誠誠語無綵繪

同杜史君飲城南

山公游何處

山簡傳山公往何許往至高陽池白馬鳴翩翩檀欒十畝碧五

月浮寒煙留客醉其間風吹江海縣出罇不見日竹外

空青天焚蠟助月出酒光發金船狂客惜不去醉翁舞

回旋何必吹簫人

吹簫人弄玉秦王之女簫史教之吹簫乃作鳳臺居之一夕吹簫鳳集乘之仙去見劉向列女傳玉

枝自嬋娟歸路借紅燭雨星低馬前

左傳星隕如雨此詩以燭喻星也

有感

憶昨與胡子戲語西城幽放斥僕與馬獨身步田疇牛

豎歌我旁聽之為久留一接田父語歎之勝王侯追逐

恨不恣暮歸輒懷愁顧常輕千乘祗願足一丘

前漢班嗣報桓譚書曰栖

遲於一丘則天下不能易其樂子時怪我少好此寂寞游笙簧不入耳又不

甘醪羞那知抱孤傷罷頓不能適世味已鮮久但餘野  
心稠乖離今十年斑髮滿我頭昔與亦畧盡言既衰野與亦盡况於世味  
食眠嘗百憂每逢佳山水欲往輒復休方壯遂如此况  
乃高春秋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梅宛陵送孫屯田名為御史詩薦牘交車府恩書下建章又云祖酌方滋桂行

威欲犯霜鳳毛仍襲慶雞舌更含香即叔康也

古人喜經綸萬事慙強聒時來上青冥俛仰但一節古

雖志經綸是亦有義命如劉向輩上變論事乃幾強聒知道者不然也故君子雖得時小不合輒去故云俛仰一節而下又云聲利盡毫末也危言回

正山聲利盡毫末由來治亂體宿昔心已達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注昔夜

也古樂府宿昔夢見之李善本宿一作夙肯隨俗好惡議論輕自決遺風何寥寥夢

寐待豪傑天書下東南趣名赴嚴闕嚴闕字未詳後漢寇榮傳有嚴朝字長材

晦朝倫

源乾曜詩鼓鐘崇享禮鴛鴦集朝倫

高行隱家闈新除疇聞望宿蘊行

施設念非吾忘形此理未易說

別馬秘丞

伯夷惡一世季也皆鄉人吾嘗論夫子有似季之倫人

情路萬殊近世頗荆榛唯君游其間坦坦得所循意君

誠愷悌慕向從宿昔奈何初相歡鷁首已云北萁萁郊

原青漠漠風雨黑冠蓋滿津亭君今去何適淮南子曰龍舟鷁首

補注收鹽公為鄞縣嘗上運使孫司諫書云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切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眾死賴茲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鱗戶使不得成其業鱗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也公詩當作於此時也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七

淡碧含非吾亦亦此豈未長篇  
高行劉宋園游新調問望窗  
自東漢一廿年山香入公書  
何漢外亦  
高行劉宋園游新調問望窗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八

武日劉宋入遊東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到郡與同官飲

瀉碧沄沄橫帶郭浮蒼靄靄遙連閣

唐詩江聲五千里瀉碧急於弦○浮蒼謂山色

草

木猶疑夏鬱葱風雲已見秋蕭索荒歌野舞同醉醒水  
果山肴自酬酢自嫌多病少歡顏獨負佳賓此時樂

自州追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明日度長安

嶺至皖口

晨霜踐河梁落日憇亭臯念彼千里行惻惻我心勞攬  
轡上層岡下臨百仞濠寒流咽欲絕魚鼈久已逃暮行

苦遭迴細路隱蓬蒿驚麈出馬前獸駭亡其曹淮南王招隱詞禽獸

駭分亡其曹投僧避夜雨古檠昏無膏山木鳴四壁疑身在波濤

韓詩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颺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平明長安嶺飛雪忽滿袍天低

浮雲深更覺所向高

招同官遊東園

青青石上柏霜至亦已凋柏字誤一作薛冉冉水中蒲爾生信無

聊感此歲云晚欲歡念誰邀嘉我二三子為回東城鑣

幽菊尚可泛取魚繫榆條母為百年憂一日以逍遙石鼓

文其魚維何維鯁與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公詩妙處在使事而不覺使事也

九日隨家人遊東山

暑往詎幾時涼歸亦云暫相隨東山樂及此身無憾聊

回清池施更伏荒城檻采采黃金花持杯為君泛

北泉秋懷

城南平野寒多露窗壁含風秋氣度鄰桑撼撼已欲空

詩桑之落矣○韓公荷池詩云未諳鳴撼撼悲蟲啾啾促機杼悲蟲絡緯也絡緯鳴懶婦驚柴關半掩

掃鳥迹獨抱殘編與神遇韓公既去豈能追孟子有來

還不拒漢紀夢與神遇此借用○韓文籍混雖屢指教烏保其不叛去然二子初未嘗叛公又東都遇春詩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聘

既別羊王二君與同官會飲於城南因成一篇

追寄

赤車使者白頭翁當歸入見天門東赤車使者圖經云根紫如菖根生荊州襄州山谷白

頭翁葉似芍藥而大每莖一花紫色似大菫與山久別悲念念澤瀉半天河漢空本草

葱有數種○半天河按藥性論此竹籬頭水及高樹穴中盛天雨能殺鬼精恍惚妄語勿令知之與飲差羊王不留行薄晚酒

肉從容追路遠王不留行生泰山山谷臨流黃昏席未卷玉壺倒盡黃

金盞黃金盞即忍冬草也羅列當辭更繾綣預知子不空青眼嚴徐

長卿誤推挽老年揮翰天子苑列當按圖經生山南岩石上如藕根。徐長卿圖經生泰山山谷及

隴西三月生苗葉似小桑。子苑即紫苑。送車陸續隨子返坐聽城雞腸宛轉續

子圖經生蜀郡今南中多有北土差少如大戟。雞腸草圖經葉似苜蓿而小夏秋間生小白黃花今南中多有之繁蔓亦名雞腸草。當歸澤瀉肉苁蓉硫磺預

知子並藥名

### 試茗泉

得月字。此泉在撫州之金谿翠雲院石本尚存詩序云治平丁未臨川王公自江寧召還翰林金溪吳顯道追送

至撫州因語及金谿令君政事餘暇多得山水之樂近以五題求詩於人乃定韻各賦一詩獨王公為二仍使其子同賦此泉詩與

躍馬泉詩是也雲所賦乃翠雲院詩亦佳

此泉地何偏陸羽曾未閱坻沙光散射竇乳甘潛洩陸羽

本傳但言羽嗜茶著茶經三篇而已然茶經所論水甚詳以山水為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為上浮槎之水猶不錄況此泉乎靈山

不可見嘉草何由啜但有夢中人相隨掬明月靈山嘉草句公未嘗

至泉傍故云爾

### 躍馬泉

古水縮蛟螭憎山欲隳突山祇來伐之半嶺跳齧膝言蛟

螭隳山廣其穴山神禁之齧膝良馬也玉珂鳴寒空組練光照日左襄公三年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崩騰赴不測一陷常萬匹神戰異人間千秋為儵忽泉

旁往來客夜寄幽人室但聽鳴蕭蕭何由見神物

### 白紵山

在當塗縣東桓温領妓游山奏樂好為白紵歌故名白紵山

白紵眾山頂江湖所縈帶浮雲卷晴明可見九州外肩

輿上寒空置酒故人會峯巒張錦繡草木吹竽籟登臨

信地險俯仰知天大留歡薄日晚起視飛鳥背柳子厚山水記穴臨

大野飛鳥皆視其背  
殘年苦局束往事差摧壞歌舞不可求桓公井

空在宋武亦嘗會羣臣此山歌白紵桓公所鑿井在南城

七星硯

余聞星墮地往往化為石左傳隕石於宋五隕星也石上有七星此理余

莫測持來當白日光彩不為匿恍如超鴻蒙俛仰帝垣

側鴻蒙自然元氣也斗居帝垣之側故云超鴻蒙當由偶然似見取參筆墨豪心蕩珍

異樂以萬金得南工始為偽傳合巧無隙亦時疑世人

故自有能識硯有偽為眼者

九鼎本朝先儒嘗言左傳載鑄鼎事後之人得以藉口者此爾然使如正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

姦而已後之人至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正明云成王定鼎于郊鄗卜世卜年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為死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而莫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

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如正明之說畧无毫髮相類而况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死微者皆不可為也

禹行掘山走百谷蛟龍竄藏魑魅伏心誌幽妖尚覲隙

以金鑄鼎空九牧宣四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

冶雲赤天漲為黑鞴風餘吹山拔木

鼎成聚觀變怪索夜人

行歌鬼晝哭功施元元後無極三姓衛守相傳屬弱周

無人有宜出沉之九幽折地軸始皇區區求不得坐令

神奸窺邑屋自禹鑄鼎傳至商周為三姓也○周末太正社亡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

水求之不得

九井得盈字○九井在當塗殷仲文詩有桓公南州九井



公崖涉澗三十里高下犖确無人耕捫蘿挽葛到巖趾  
仰見吹瀉何崢嶸餘聲投林欲風雨末勢捲土猶溪阮

吹瀉諸本皆作征鴈絕無義理。餘聲二句皆狀山泉淙激奔怒之勢。飛蟲凌兢走獸駭霜雪夏落雷

冬鳴蟲兢獸駭言瀑流蕩野人往往見神物鱗甲漠漠雲隨行

崔焯游番禺墮枯井跨蛇而出去不由穴口但如於洞中行幽暗若漆蛇之鱗甲光燭兩壁時見繪畫我來立久無所得空

數石上菖蒲生中官繫龍投玉冊小吏磔狗澆銀觥地

形偶爾藏險怪天意未必司陰晴山川在理有崩竭正

壑自古相虛盈誰能保此千秋後天柱不折泉常傾左氏

山崩川竭莊子朕篋篇夫川竭而谷虛正夷而淵實。言陵谷變遷不可知也。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章子厚嘗謂客曰延安帥章質夫曰版築發地得大竹根半已變石西邊自昔無竹亦一異也客皆無語卻伯温云天地回南作北多矣公以今日之延安為自天地以來西邊乎子厚太息曰公觀物之學也蓋子厚亦嘗學於康節云

寄題衆樂亭

陵陽遊觀吾所好恨不即過衆樂亭嘗聞髣髴入夢寐  
吟筆自欲圖丹青千峯秀出百里外忽於其上崢嶸楹  
朝雲嘘巖日暖暖夜水落澗風泠泠春花窈窕鳥爭舞  
夏木蔭鬱猿哀鳴潦收葉落天地爽海月影到山川明  
籃輿晨出誰與適坐與萬物觀虛盈令思民事不忍後  
田間笑語催蠶耕吏休歸舍獄訟少墟落飲酒歡秋成  
惟愁一日奪令去出郭老稚交逢迎彼安知此方祿仕  
徒喜使我寬逋征令知道義士林服遺愛豈用吾詩評  
書會別亭  
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借問去何時今日扁舟

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劉希夷詩洛陽城東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劉長卿詩新安路人來去一首此詩頗類之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一作留題三祖山谷寺石壁公自注云皇祐三年九月十

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懷寧縣山谷乾元寺宿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見李翱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遊乃刻習之後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

以空歸

據晁无咎以此篇入續楚詞晁云蓋公在江南時所書野壁辭凡二十四言世以謂具六藝羣書之遺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焉高齋

詩話荆公嘗題詩云後人鑿山刊木寢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魯直效公題六言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

語雖奇不及荆公自然○會稽土地志曰山靡靡迤而長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